

真西山文集

卷四十四之四十六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墓誌銘

顯謨閣侍制致仕贈宣奉大夫陳公墓誌銘

開禧改元之初年韓侂胄將啓兵端則欲用其親吏
蘇師旦者爲節度使密諭詞臣使草制時中書舍人
陳公峴兼直學士院語人曰節鉞以待將臣之功高
者師旦何人可辱斯授必以此見命吾有去而已未
幾中貴人有以特旨躡遷遷郡者公復論之中貴人
者侂胄之所主也御史探權臣意遂假駮死獄事劾
公以免方是時侂胄權震中外鼻息所嚮誰敢違者

而公秉持直道不少顧卒以去國士論高之或問公與熙寧三舍人之事孰難曰李定之除公朝顯行之令也師旦之命權臣密諭之指也方熙寧初王安石雖用事然詔令猶付之有司故三舍人得以職爭之其爲力也易至死胄有所欲爲則陰使人諭以意指一有違忤則假它罪逐之不使得以守職言事去也故在公拒之爲難公字壽南世家溫之平陽後徙于郡城曾大考懿通直卽致仕大考楠事高宗爲禮部侍郎終祕閣脩撰再世皆贈銀青光祿大夫考汝賢朝請大夫知達州贈通奉大夫公以大考遺澤補官

調邵武南尉獲彊盜如格不受賞再調潮州判官劇寇沈師蹂州境獲官軍盛勝抵城下公方行俸事佐其長集民兵布旗幟日夜激警其嚴賊知有備引去公又伏兵津渡伺其宵濟遮擊之禽賊將及其徒數十人戮于市帥憲以白于朝幹辦京西安撫司公事淳熙十四年以博學宏詞科賜第丞相王公淮奏事孝宗謂曰陳某之文甚古夜直官對上語亦然用舉者改秩爲浙東安撫司幹官帥王公希呂奉減和買四萬餘匹其議自公發丁內外艱除喪權太社令太學博士召試學士院公對策言帝王號令不可輕出

儻不經三省施行從中徑下外示獨斷內啓倖門禍
患將伏於中而不自知時佞曹已居中用事假御筆
以竊朝權故公論及之除祕書省正字進對言陛下
降詔求言三時于茲未聞以忠謹被勸賞顧有獲罪
而編竄者中外駭愕以言爲諱將恐上下相蒙非國
之福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遷校書郎祕書
郎後省封還除書指公爲故相趙公黨黜知全州至
則增學廩給官書延見諸生勉以問學樽節浮費糶
米三千斛立倉爲儉歲備蠲民甫租九二萬餘緡郡
城故榷酤爲民患公聽十里外釀酒入城收其稅民

便之在郡二年田野闢道路脩城堞壯又捐河渡之
入跨江爲橋以免病涉湘人目曰陳公橋最聞以祕
郎召遷駕部員外郎改禮部尋陞郎中兼史職嘉泰
四年遷祕書少監都城災詔百官條時政闕失公言
節鉞濫予職名躡授名器大褻僥倖益茲貪墨肆行
生民日困而大吏賊狀暴白僅從罷免中外之臣佞
諛成風雖君可言之地且蓄縮不敢盡皆非盛世事
明年進祕書監兼學士院權直未幾以掖垣兼內制
坐前事絀明年提舉太平興國宮又明年授集英殿
脩撰知廣州公之治廣即所以治全者推而大之新

黷舍浚泮水奏增流寓解額以收寒士蠲八縣送州
錢六萬餘緡禁其預借以病民重脩延恩館處士族
之落南者增置義冢給貧民之無所葬者時峒寇嘯
聚為江湖間患公命繕城浚隍築鴈翅城作敵樓置
經畧司敢勇軍以壯帥府之勢諭連韶諸州為戰守
備分遣將卒控隘險要寇聞風不敢犯上嘉之命待
制寶謨閣再任寇漫平公請納祿久之進顯謨閣待
制知泉州未上以兵部侍郎兼直院召公方懇辭嘉
定五年正月辛酉以疾卒于家年六十有八積階大
中大夫爵永嘉伯進通議大夫守元職致仕遺奏聞

增宣奉大夫是年十月辛酉葬護國寺向洋山妣碩
人許氏之墓左公性孝友而仁仲弟蚤天教其子任
之以官待媼族盡恩意不可撓以私與人交若簡澹
久而益親酬應事物從容有常度未嘗見疾聲遽色
篤學不懈博通群書而涵泳義理歸之於約其文典
雅有旨趣有東齋集三十卷公前後論事必審酌利
害期於可行嘗言解額不均士不安鄉舉欺冒日衆
宜會諸郡終場人數各以二百解一大辟之獄奏裁
多濫而讞報煩壅不若令悉申提刑司詳覆實有疑
慮可憫乃以上聞東南將兵猥冗不可用當分隸御

前諸軍稟給簡閱一如大軍法論者多是之而未果
行其在清湘蠲虛市之征在番禺省八稅場皆奏白
于朝請推之它郡其建明太抵類此顧在公特為細
事至其立朝出處之節則自官中祕至為近臣皆坐
忤權臣以紕其在詞掖不能一月也故公辭小司馬
之命上賜詔嘉其能安義命於權門翕赫之日至以
儀鳳之翔砥柱之立比公嗚呼歎觀公之大節者其
攷諸此而已矣然公沉嘿靖厚不自表襮故世之深
知者鮮獨賴明詔發揚遂得以昭示來世夫人林氏
朝奉郎知建昌軍思誠之女封碩人子男三長昕迪

功即臨安府監官縣主簿季暉通仕即皆先公卒仲
昉今通直郎知建寧府浦城縣女二長適從事郎潭
州善化丞劉方慶次未行皆早卒孫均宣教郎前知
婺州東陽縣

德秀之試詞學科也

賴公品題俾玷首選因獲出入公門今老矣懼無以
報塞而昉以銘墓為請詎不得辭銘曰

士貴實踐

不貴空言

言之孔易

守之維艱

平居乞乞

真若有立

得喪怵之

鮮不壤屈

方其無事

論說瀾翻

有事而言

若鍵若衡

展也陳公

沉潜靜默

見義必為

孔武且力

大姦盜權

寵其僮奴

寄以腹心

若馮子都

奕奕節旄

特舉以卑

在廷媿阿

孰敢訾議

公曰此官

寔獎勵勞

彼何人斯

與敢是饗

豈以綸言

而飾隸皂

再晚可斷

制不可草

瓊瑣貂璫

沾濡道遠

抗章還之

連觸執權

紫微玉堂

密勿清切

浩然而歸

如疑斯脫

鳳翔千仞

砥植中流

知臣者君

褒詔優優

荷禹之政

如古良牧

式遏寇攘

以奠南服

天子曰嘉

函其來思

簪筆代言

匪卿孰宜

驛騎方馳

文星遽隕

天實奪之

莫究其輻

有血榮崇

闕此德人

勒銘山阿

千載不泯

趙華文墓誌銘

維宋中興四葉有社稷臣曰丞相忠定趙公以純誠
大義幹棟我國家勲庸巍如周公旦與天監精忠俾

其胄嗣寔多且賢用克紹先烈故朝議大夫直學文
閣致仕諸崇憲年履常者其長子也淳熙八年以取
應對策第一時忠定爲某官侍立殿上降拜以謝
上顧近臣曰汝愚年今幾已有子如此越三年後以
進士對策擢甲科上謂執政曰此汝愚子豈即前科
取應第一人者耶蓋忠定以懿屬冠大庭國朝以來
未之有至公又能力學取高第孝宗皇帝喜見玉色
嘉獎再三自是名臣日彰微雖勤勞中外位弗大顯
然考其始終所植立則庶乎其有忠定之風公初
仕爲保義郎監饒州贍軍酒庫換從事即撫州軍事

莊官忠定帥蜀群書爲機宜文字改江西轉運司幹
辦公事監西京中獄廟方紹熙甲寅王室多故忠定
公寔長西府密贊慈極援立聖明不崇朝宗社再安
未幾僣胄竊大權群憤明翼遷忠定于零陵未至而
薨海內憤鬱公闔門自處誓死守丘壠居數年詔復
忠定故官職先友多詒書勸公出者於是改奉議郎
知南昌縣事嘉定更化除籍田令制曰爾先人有功
王室中更譏毀思其功而錄其子國之典也公拜命
感泣顧忠定之寃未悉昭白而其孤先被籠光非公
朝所以勸忠孝勵廉恥本意則拜疏力辨俄改監行

在都進奏院復引陳維翰司馬光呂公著後官事申
言之乞以所陳付三省集議紳公共參覈若先臣心
迹有一如言者所論即近日恩典皆爲冒濫先臣復
官賜謚旨揮與臣除命俱合追復如迂臣公論見得
委是誣讒即乞特頒詔旨昭示中外使先臣之謔請
既辨則先臣之忠節自明而憲慈烈皇后擁佑之功
德益顯然後申飭史官考合衆論改正誣史垂萬世
之公特命詞臣撰述豐碑親灑宸翰錫以碑額用表
先臣之墓又乞正趙師石妄貢封章之罪究躡與
大臣爲仇之姦毀龔順正續稽古錄之妄有旨兩省

史官考訂以聞已而吏部尚書兼脩國史樓鑰等請
施行如章詔曰可後以誣史未正復進言其畧謂前
日史官徒以權臣風旨刊舊史焚元藁畧無畱難今
日史官雖以詔旨再三莫有慨然奮直筆者何小人
敢於爲惡而謂之君子者顧不能勇於爲善耶聞者
愧之其後王牒日曆所卒以重修龍飛事實進呈因
公請也是年冬贈忠定太師封沂國公而除公丞戎
監明年丞太府三年除祕書郎辭弗許四年遷著作
佐郎充省試參詳官兼權考功郎官請外知江州六
年提舉江西常平兼權隆興府及帥漕司事除轉運

判官仍兼帥事七年以兵部郎中召尋改司封皆固辭遂直祕閣知靜江府廣西經畧安撫明年直寶謨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初忠定公既以文學致大名而其平生盛節標表一世者蓋進則盡言於朝而天下稱其忠退則推上之恩以及人而天下誦其仁出入三朝直道自持未嘗少貶以求合而天下服其正此三者忠定之所以爲忠定者也而公皆有志焉其在朝時嘗因閑雨求言公上封事大畧謂今日有更化之名無更化之實人才國之元氣而忠鯁擯廢之士死者未盡省錄存者未悉褒揚言論國之風采其間

輸忠亡隱有所規益者豈惟與激節者亦罕見矣用媮安取容無所建明者豈惟黜罰弗及或乃遂通顯至若勉聖學以廣聰明教儲貳以固根本戒等輔大臣同寅盡瘁以濟艱難責侍從臺諫思職盡規以宣壅蔽防左右近習竊弄之漸察姦僞餘黨規伺之前皆狼狽爲上言之後因班對又深陳紀綱法令玩弛之弊雖其齒朝之日淺而位不得以言然苟可以效其忠者無不盡也其令南昌奉行荒政所活甚衆江人歲苦和糴公之爲守也疏于朝未蠲之且轉糴旁郡穀別原以儲爲儉歲備至于今賴焉瑞昌民

負茶引錢新舊集積為緡者十七萬有奇皆不能償
死則以責其子若孫猶弗貸會新券行視舊價幾倍
緡公嘆曰負茶之民愈困矣函為白之朝乞許以新
券一償舊券二有旨從之蓋受賜者千餘家縣刻石
以紀其事忠定之漕江西也嘗有御札令察州郡之
受輸苛取者忠定推行惟謹及公繼掌漕事即摹淳
熙詔旨下諸州令上體阜陵德意而先行於豫章以
倡帥之減斛面之贏輕折納之價許民自執槩量輸
者常私其餘以出豫章為江西都會四方貨旅之有
事於其土者不絕不幸疾病則惻然無所歸忠定之

為漕也捐私錢百餘萬創養濟院俾病者得藥與食
以無轉死溝壑歲久浸移為它用公至討尋脩復立
規約數十條以愈疾之多寡為賞罰棄兒於道者亦
收鞠之四邑社倉久弊訪其利病而更張之田里始
被實惠桂之屬邑十地肥磽畧等而陽朔脩仁荔蒲
之賦獨倍焉自張宣公奏減之餘人猶以為病公請
再加蠲減詔遞損有差三縣民立祠以頌公德至於
以節用之贏代編吐逋賦在隆興為緡錢二萬餘靜
江亦萬餘苟可以厚其民者無不至也為館職時同
列有欲以要路相汲引者公巽謝不敢當退而喟然

曰是豈知我者耶咸里有願納交者數遣人遊說弗
答會祠事職掌相比又欲親公公肅然自將不踰階
而揖也後寅緣來見終弗內時其亡而謝之始有旨
擢丞寺監公白宰相願處其寂下者在朝垂三載而
請郡以十數嘗曰欲去者如撼兕齒久當自脫矣後
以名曹石公語人曰朝家委使雖遐陬僻嶠不敢辭
唯真之朝行則非所安耳在桂期年若不及滿歲則改爲幾年
固尤力卒奉明道祠以歸觀公之才非不足以用世
而其志又非忘世者願於名位辭秩若將旣焉豈以
素履難堅完榮涂多澳汨寧會彼以取此耶然則士

之控搏寵利者不可一日使去已者其眠公何如也
公之學得於家庭而成於師友以不欺爲立心之本
思過爲進德之方其所居常揭以自警自公之大父
慶國公至誠力踐以篤行稱至忠定公服行允謹閨
門之內敬順休洽士大夫之言家法者宗焉公天性
篤孝其居忠定喪月餘始食食小祥始茹素實終喪
不飲酒食肉比御猶弗入者父之內行儲備宗族視
以爲槩法其在郡國以勸學毓材爲首務於九江則
新瀘溪祠又爲書堂以處學者求周氏後之知惠者
三人齋而教之豫章東湖近歲助立書院公至增葺

其未備又為選堂長益生員置書史置庫給如所以
經紀瀟溪者所至講求公私利或汲汲如理家事在
九江修陂塘以廣溉灌凡數千所城堞樓觀皆繕治
一新始至桂林屬瓊守非人激黎峒之變公勅去之
改辟能者代其任屢查相率聽命遣徵用處有難
峒者仍歲寇鈔為暴蓋省民何嚮父子陰誘導之公
捐金緡付小校使繫以來實之法因嚴民夷交通之
禁使邊民相什伍者至則鳴鼓召衆先後掩擊俘獲
者賞不至者有懲先是部內部邑有警輒移統府兵
戍之在宜州者百人古縣半之公謂根本單虛非所

以室姦萌廼於其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數而斂戍者
以歸邕為邊州重害地自狄武襄平儂賊所以設扞
防者甚至歲久漫弛而溪峒日彊公朝夕以為憂亟
條上其議若調守辟屬益兵完城等數事朝廷頗采
其言然未及盡用也峒酋何元龍死公命以其地分
給子弟與它族之無繼者馬政積壞尋其穴根剔治
之歲省緡錢數萬而所得又皆良駟馬土丁役使亡
執一切禁戒以絕公所滋率簡燕游削問遺未嘗自
顧其私故欽弗及民而蓄積以裕其見於試用者如
此倘天假之年而盡其用所立可勝計耶公之卒寔

嘉定十二年五月十一日享年六十母徐氏封孺人
贈齊國夫人初娶周氏蚤卒適宜人繼室劉氏樞密
忠肅公之女忠肅公之薨也屬朱文公為擇所歸既
而以歸公賢明正淑先公十九年卒贈宜人七子長
必願早踵世科嘗宰建之崇安有異政今為某官次
某官皆以四女長適某官餘以某年某月某日必愿
等奉公合葬于雕窰二夫人之兆先期來告曰先君
與公昔同三館既又有連且相好也敢援是以銘文
為請予方執喪未暇也自是四五年間必願之請繁
至念昔與公從容著度間又當世事公毅然之色偉

然之論有繫乎余表者由今思之僅方信宿而公之
善不斃乎其成陰矣嗚乎哀哉廬山李公燔實狀公
行其言可信不誣今刻其要著于篇世系源流已見
於忠定之誌者不復載其銘曰

弗競而逝

獨勇於止

其位雖瘁

所立則偉

烏乎賢哉

真忠定之子

葉安仁墓誌銘

昔余為泉山守同僚之賢有數人焉昭武李公晦建
安葉子是其尤也公晦學遠而氣平本經術明世用

事之大者余必咨而後行予是堅羸有特操介直弗
顧私遇事亡難意處劇亡勸容凡宅人之所不能為
與所不敢為者必以屬之二君勁易不同而同歸于
是予既深賴其助二君亦相得甚歡然余於予是獨
憂其太剛不可以耦俗故嘗為詩以贈欲其斂鋒鏘
收光芒而進其德於中和之地君既去泉而塞于任
越若干年迺得知饒之安仁則其為政一出於寬平
藹然有儒者氣象居常語人曰先義而後利此吾所
聞於真公者也吾其敢違耶觀君於予言不忘如此
其志于善可知矣於為政後先之所夙擇如此其進

德之勇又可知矣夫自昔以人材為難予於一州得
尤賢者二人其喜幸矚望之何如也然不數年而公
晦歿又數年而子是歿子是之仲子蓋壻于李氏者
也前為父翁求銘而未及作今又為其父求銘焉嗚
呼予其可辭耶子是名漫世為建望族曾王父某王
父某父某朝散大夫知某州贈中大夫母張氏繼鄭
氏吳氏張氏皆贈令人君鄭出也自兒時氣槩超邁
見者異之以父任調邵州新化簿適母喪服闋從江
淮宣司辭以論軍事不合去尉贛之寧都有劇賊數
十人深入廣石為譟也乃易服遁歸君廉知其根究

一日盡導之法嘗得改秩嘗君曰以吾職也何賞為
則以白于府于臺不願賞刑獄使者王侯泠默嘉之
上其事于朝詔特授丞事即丞泉之惠安會于守郡
引之以自助明于臺蓋壬人犯州境殺邏卒勢張甚
于合官民兵備逐之顧督捕者難其人君奮然請行
時劉夫人方得計為顧之居數日禽其酋餘鳥驚歎
散君猶督舟師遠出境乃還至家而幼子天矣子列
上其功不報以宣義即知贛縣部使者迎拒君不許
上郡守柴公中行猶田番之至為辨數于朝然無及
也既至安仁一以平時所得於師友者施之政其規

無驚行常正色如鐵不少假借至進士民語之則如
家人婦子相爾汝俾得盡所欲言慮民之淹于訟也
日惟退食少林兩造至庭一見即決亡所宿淹者更
以故不得延賂請雖負者亦心服無辭色有田訟
更數令不得辨枉直君一見詰問具得其情不決旬
以決縣人駭嘆稱神明有重囚繫獄欲根連十餘
家淹延且半歲君始至知為黥胥周利計既其事臺
府盡釋之皆歡叫騰踊以去賦飲勝在寬民非其積
考不督責前令負課以數萬計即勇果顧迫君以債
君曰吾亡也恩巧其能者豈徒勝節浮沉而已姑盡

吾所能以應否則去之特為難日暮每友後報如與
寬其期以紓民必得請乃已善俗雖是楚之舊春及
腹作率惟巫是應雖骨肉不相往來君為文錦曉
選墨性賦隨其意以廢或扶病來告則親問而藥之
貧不能自給者明以錢若果所全活甚眾其大者如
是至若鄉里正之擾罷科羅之害與九別吏蠹蘇民
瘼者不可殫言然君猶以為未足方將創社倉建義
庠置安樂院使凶荒有備善良有教罷廢殘疾者有
賜修書且定而君病矣既棘猶諄諄若夢中語曰某
事畢矣其事未也蓋勤民不忘以至于死云時寶慶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士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
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緡錢不滿數十棺
衾久而始具歸行田壟間雖莠僅牧夫亦戚嗟如出
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
巾信義士其言確詎不誣故予劄而著之然不能盡
紀也世遠道散為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為非
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
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為濶迂而君用之
於治邑不期年間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
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君壯歲遊文公宗光公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為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卽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擢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卽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而民之寧

嗟君此心

可質幽明

我爲斯銘

百世是徵

譙殿撰墓誌銘

故右文殿修撰譙公諱令憲字景源端良平實之君
子也嘉定初爲寮于宗正寺見其恬安弗競靜嘿少
言而於進退去就間堅決亡疑二心竊敬之及使江
東公又適司臬事時歲大旱蝗予與提舉常平李公
道傳方豫圖所以爲荒政備者而朝廷下公建請數
事大抵皆不謀而合三人者相與戮力推行聖天子
德意而公講畫尤精密竟事民得無流亡頓踣以死

蓋公力爲多後數年來漕吾閩所以愛其人者如江東之人閩嘗饑且疫其拯之之力又如拯江東之饑也不幸勤瘁致疾及于建之漕臺予往哭之其孤習拜且泣以乞銘爲言既又伏其行來請彌力予其可辭謹按譙氏故蜀人唐未有徙于青之益都者遂爲望族公之曾大父某贈太師崇公妣率氏魯國夫人大父某贈太師鄭公妣郭氏楚國夫人崇公以上猶青人也鄭公遭靖康之難問閩南渡廢言定止至公皇考某以靖共恪實萬世宗皇帝于春宮紹熙中爲利州觀察使知閩門事始錫第行即贈太師魏公妣

三年某月某日也寓湯君仲能往哭其喪見邑之人多痛悼至流涕云者又聞其家緇紳不滿數十棺衾久而始具歸行田樹雜堯僮牧夫亦戚嗟如出一口歷叙其事以謂近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仲能名巾信義士其言確認不誣故予劄而著之然不能盡紀也世遠道散爲政者芻狗其入鬼魅其俗以爲非嚴法峻刑不能服而朝夕所治者敲朴以聚財而已其聞義利先後之說鮮不姍笑以爲濶迂而君用之於治邑不期年聞其效章灼若是然則謂古道不可行於今斯民不可以理義化其又果然歟仲能又言

君壯歲遊文公朱先生之門得以直養氣之說故其
爲人磊落明白無所回隱每自謂平生與賓客言者
皆可以語妻子吁君之所爲挺然自立者其不以有
本故歟君生於乾道戊子享年五十九積階承議郎
賜五品服妣鄭氏繼劉氏兵部郎中炳之女又繼亦
其季皆封孺人子果采棗槩女適進士翁德廣采鄉
貢進士即前所謂壻李氏者從公晦問學得其指歸
方進而未已也諸子以三年某月日葬君城南鐵獅
峯下銘曰

匪利之征

而義之營

匪躬之憂

占穀而總領所以糶爲賦人病之公請隨所宜輸納
以便民又論茶引錢之害甚悉江民多貧少根著值
水旱則捐貲產轉徙它郡有耕其棄田者有司又繩
以盜種法由是告訟紛然公請弛其禁惟責以輸租
爭者遂息居養院久圯公命徙置城北一新之娶婦
孤兒別爲屋以處括絕產置僦舍歛其租入以給之
寒而薪死而葺皆定條畫爲久遠計故其法迄今不
廢開禧初召對論差役等六弊請去之以蘇民除都
官郎中兼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論謫降之官
遇赦許所屬申明移放奏牘來上朝廷下之憲部率

沮抑不行至有數更需省弗獲自便者願下本部自
今奏行赦令務從寬厚以稱國家矜恤之意兼侍左
郎官遷檢詳樞密院諸房文字奏乞命公江諸軍脩
戰艦肄舟師以壯大江形勢遷右司郎官時陳自強
尸事枋事多誘成胥吏椽屬具員而已公循守理法
不少倚違其間一日有公事令吏諭旨來擬筆公不
可尋除軍器監名遷實抑之也久之除大理少卿韓
侂胄誅天子更新政令公言爲政不難惟至公無私
然後可以服天下欲明賞罰當自公卿大夫始欲守
法度當自朝廷始欲惜名器當自近臣始欲節浮費

當自內庭始欲抑僥倖當自左右近習始屬詔中外
臣工言事公又歷陳十弊大畧欲絕內降勵庶耻黜
冒濫損泛恩裁宮掖亡益之費省近習戚屬之錫予
其言確切達大體多見施行時方論權臣枝黨事多
下廷尉治公持議平更數獄無一橫及者嘉定元年
遷宗正少卿兼史職初侂胄顛朝權自謂上之立有
定策功史官爭承迎書初元事皆失實公前因對請
刊正誣史及是又言玉牒紀大政而內禪一節顛歸
功權臣非所以視萬世臣謹條其繆妄隨事辨正目
曰甲寅玉牒辨誣願下本所命官攷詳釐正從之特

又議函侂冑首以遺虜人公言姦臣誤國自我誅之
於虜何與今衆賢登用綱紀日張措置得宜彼自心
服若不顧事體是非但務姑息以悅其意則彼將謂
我爲無人萬一復有難從之請何以待之願令職事
官雜議及訪問制閫大臣不報以直顯謨閣知婺州
值旱禱而雨差後久弊爲正詭隱明板籍定其所當
先後者人以不爭提點浙東刑獄奏請立居養安祿
法以活悍娶又言茶鹽法至嚴而行之未嘗不濟以
寬今州縣間行法多刻忌失國家本意願詔有司申
嚴之兼提舉常平越之蕭山諸縣上虞皆大水公親

行田野見老穉相扶攜丐于路者以高計顧嘗平
見儲仁幾唯朝拜椿管和糶米萬石在公謂民病已
亟不當拘常文缺報可迺先便宜發原下諸邑以糶
又出義倉錢五千緡以予貧民然後白于朝請專輯
糶未幾易糶爲濟且轉旁郡義倉米萬七千石以賑
之其蠲闕減免多不俟請輒行版曹雖請弗顧也
進直寶文閣江東運副辭弗就得奉玉局祠八年提
點江東刑獄時建康諸郡不雨自三月至于六月田
高下皆失種繼以蝗孽遠近蕭然粟直驟賤公慮荒
政之行州縣徒具文少實請以附近郡分委清憲常

平司督察之詔從其請公領饒信南康三郡自是申
請無虛月大者如發藏粟粟過糶地貧民遺賦報皆
施行如重時朝廷捐錢粟俾賑以給奉道者九六七
十萬公以所得下三郡新民戶爲五等其能自食者
糶之孤獨者老廢疾者計口以給其論富民出粟必
溫詞厚禮使令者無遺粟散之甚吝者揭其名通
衢曰不穀者得與善賈齒番陽人蔡允成家非甚
裕能出粟或以惠其鄰公請官之以示風勸織悉條
畫蓋不可勝紀是歲江左之民獲全者數百萬聖朝
之澤與天無極矣兼權都大鑄錢司兼饒州明年進

龍圖閣因任循行至信上有重囚當論者十二人公
察其情可宥悉以次末減時方小旱因決而雨信人
相謂曰此提刑雨也初開禧中有旨令江西轉運司
括在官若廢絕寺觀田賜與國軍之瑞慶宮官吏急
於奉承徃徃妄奪民產自洪之分武寧與興國之通
山失業者亡慮數百家爭鬪驩然至有殺人縱火者
守令諸司多請復以還民而道流嗷訟弗已朝廷爲
下鄰路屬公予決公具論本宮豪奪爲非是且曰今
既還民矣復奪以予之是啓無窮之爭也始道流有
所挾而至意公必稟聽公笑曰吾所知者理爾去就

利害奚其卹尋三上歸田請陞祕閣脩撰奉明道祠
十四年起爲福建運判始至蠲屬州增監等錢爲緡
者十四萬一千有奇俄兼建寧府時三山延平諸郡
饑疫並作公賑卹備至閩人咏歌之及民病少紓公
已屬疾矣嘗謂一日在告則一日曠官既棘猶自力
治事遺訓子孫以仁恕爲心力行好事勿爲刻薄壞
吾家法卒之夕實十五年十月八日年六十有八詔
今職名致仕官至中大夫封益都男食邑三百戶賜
紫金魚袋十七年某月某日寔于餘杭縣金車山之
原恭人陳氏祔陳氏先公歿十八年矣一子習嘗以

春秋薦僧舉今爲文林郎新處州慶元丞二女迪功
卽李仁用王仍其婿也孫爰將仕卽公事親孝居喪
執禮無違與少保公處壯老怡怡猶一日平生刻厲
清白毫髮不可汙冲澹寡欲自奉如山林處士性不
嗜殺嘗歆刊石以戒後人曰戕一物命非吾子孫每
謂士大夫持論當近厚爲政當及物以位爲崇不足
言矣故歷官所至以寬惠得民九江彭蠡之人思公
尤劇平居不事小察而虛心鑑物情偽真能逃饒大
冢汪氏子遭奢裂以死莫如主名有親屬來懇于庭
公熟視之曰此卽殺人者也真之獄果引服吏民駭

嘆稱為神明於書無不覽觀雖釋老方外之學亦研
究歸趣有遺文五十卷藏于家公之行事可紀者尚
多顧非大體所繫予嘗以出處本末求之知公之為
君子是則宜銘銘曰

爵亨祿賤人所競趨有徑可由其孰舍諸公
慶元而不溷慶元之黨在開禧而不染開禧
汙濁循循乎奉進之軌不汲汲乎交驚之

箝橐之幾何復自詭於麾符其奉已也冰

雪凜其澤物也春虛而雨濡卒稅駕於

白首年之卑故蔽之曰此端良正實之

世當何以知吾之非謬

趙邵武墓誌銘

慶曆中富文忠公條上河北十三策宋室予確

其一也時雖未及用迨神宗皇帝稽古制法卒

言自是二百載間英材出於帝胃者彬彬中外

可勝數若故邵武太守趙侯時通者亦其人也侯

宜伯系出秦魏王曾王父公著內殿崇班王父彥

秉義即贈朝請大夫考僚夫朝請即知廣安軍贈正

奉大夫妣碩人江氏侯自少篤志問學淳熙辛丑以

取應授承節郎添差筠州上高酒稅再添差監江州

贈軍庫潭州南嶽廟黃州酒蘄州稅遂登慶元丙辰
進士改承事即知臨安府餘杭丞禪贊縣政榮華有
聲稱知南康軍之建昌縣建昌爲江左最劇邑賦繁
訟夥裁處有法民以便安尤屬意教養事增學廩廣
弟子員北門橋路圯惡爲攻石甃治以便行者新傾
蓋亭以饗大賓客邑人紀之部使合薦于朝中都貴
人亦有出力推執者侯不樂猛進顧取鄂州分司糧
料院以歸至官遑事方急朝廷出重臣亘威調度甚
夥公從容舉職不少闕而持以才譎爲吳公獵薛公
叔以所知嘉定初通判臨安府時褚弊債日損朝家

方嚴稱提之令府尹徐公邦憲欲下都城之直使與
外適均以絕姦民之牟利者侯爭曰內之獨重不猶
愈於中外俱輕乎今必若是則民間竊窺其上以爲
不自貴重其削當日甚未幾果如侯言後尹趙公師
巽加嚴洩錢之禁有犯者悉錮之外寨侯又謂民愚
無知情可憫手疏二百餘輩馬原之且謂城外細民
販鬻魚蝦菜果諸物不過營求僉合避牟利其獲亡
多寡輒指爲出境錢既沒入又治辜而責之賞非所
以矜困窮并其它苛擾之狀一爲尹精言之請加禁
止民賴以少寬侯又謂杭嶺海斥鹵地百姓精鹽以

自活今犯至銖兩輒拘廢之非是請釋其情之最輕者於是獲免者數十人後尹至挾才多類忌以侯過事執議不為屈風言者詆誣之侯坦然無戚嗟意既歸築室履車之陽蒔花藝木以賦咏自娛人之得主管台州崇道觀通判撫州守去官侯攝其事公幣物銖毫無妄取考知吏便遺報以承攝謝卻之知邵武軍九兩陸對所曾嘗言世民瘼至郡首為文諭借我以毋縱酒毋而氣毋挾兵毋又令民五家一甲甲內有欲殺人不覺察既殺人不亟捕者皆坐之於是以前相戕者為少戢下車財三月小大之政次為舉行

慮民之餌偽刺也為置局以惠之慮貧乏者之難於稱貸也為立庫以濟之學廩不足則議買田以助其給兵弗閑於藝則時按閱厚賞激以示之勸於是軍民胥便而侯以疾告矣十四年七月二十有一日終于郡之正寢年六十一官朝散大夫娶寶謨閣待制李公景和之女封宜人子若采某官女若善適某官曾穎茂若柔先卒侯天資孝友每以祿養不及母為終天悲歲時展省塋壙裝回弗忍去正奉公歿所當得貲產皆捐以予諸弟雖遺澤亦義遜亡靳容居官廉白自好壻李氏時得奩田二頃其後歷官久卒無

大增益云予少出入李公之門知侯本末甚悉若采
以是年閏十二月甲申葬侯于星水縣長文鄉而使
來謂銘銘曰

士莫病於無仁心尤莫病於無仁術懿哉趙侯
艱欵平實天府半言而解繫者百數樵川三月
而懷恩者千室惜眉壽之弗遐曾莫究其什一
黎仙之陽厥壤惟吉戒為斯銘昭揭白日

徐濟叔墓誌銘

寶慶二年六月朔予故人徐君濟叔以松江制置司
機宜又字卒于官君諱叔川世為西安人贈光祿大

曾大考也徽猷閣直學士贈少師嘉大考也提

常平贈金紫光祿大夫忠考也妣曰楊氏通

郡夫人自少師暨君第大常者三世矣慶元紀元

宗執徐君策名之歲也嚴州建德簿池州銅陵丞

又台德之龍陽知泉州晉江縣事主管東嶽廟江

山撫司機宜文字辟松江制置司機宜文字者君

之所歷也階止朝散即壽六十嗚呼是可哀也君

知娶建安侍郎袁公樞女繼王氏皆封安人子卿貴

元辛卯月將以三年某月甲子葬君而西山真某為

之銘銘曰

維徐之先寔出栢翳抑抑偃王服仁行義太末
之里其廟渠渠王之子孫亦盛于衢華華亞師
沈雄而毅抗節昕庭狡虜奪氣肆其嗣人克世
厥家維濟叔君易直以蘇爲薄若丞敏以就事
振饑于池孔德且惠維南有邦壤鉅物殷宰字
匪良俗嘖以呻予忝麾符君縮銅墨戮力一心
卹彼轄阨邑有訟獄君理其平里有孝弟君揚
其馨蠶茲群兇來自荒裔霧毒風腥跳梁莫制
瑣瑣蝦蛭敢爲鯢鯨是剪是夷海波以澄予寔
何能賴衆籌畫糾合兵民君與有力既事之平

思弭後虞君靡憚勞躬走海隅寶蓋之山法石
之浦嚴嚴新營聚厥墟虎君於是邑勛于百爲
民既小瘳而疾乘之得請奉祠于東嶽岱守復
畱之以訖三載委綬而歸嘯咏家山有林者奔
李安其間婉婉幙謀于洪于鄂閩制兵籌是咨
是度迺侍糗糒迺肄師徒云胡弗淑奄忽以狙
囊無留錢楮弗再襲斐柳之行人爲掩泣龍立
之原寔曰西金琢石鏡辭用詔來今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四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五

墓誌銘

少保成國趙正惠公墓誌銘

嘉定五年九月戊寅日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趙公薨有司以遺奏聞上震悼不御朝二日詔贈少保追封成國公太常考功行謚曰正惠某嘗執筆太史獲觀先朝故事蓋我祖宗以來優禮近屬允隱卒崇忠之典祗庶姓皆有加然考其所以易名者則與外朝公卿異非恭榮康僖則修簡靖裕而已豈皇族不皆任以事其賢不暴於衆人耳目邪抑雖

多賢而其德與才卓然可與元老鉅臣參時錯立者亦不多有也故皇族之謚忠則僅有正則絕無近時丞相忠定公蓋得於僅有而少保正惠公則得於絕無者也亦可謂哀榮之尤者矣忠定公嘗秉大政決大策功名之盛霆震電耀而正惠公陳力于外曾未及正廟堂運樞極不獲盡究於天下然士大夫以存否為世重輕者蓋五嶽四鎮初不見其有運動之於天地間大施行大變化若不相涉而屏蔽風氣以雲霧蓋亦天地之所倚以立者要不可徒論其然則下死而聞之者莫不出涕以悲其

哉公

進士調福州司參軍用薦

從政

料場江南東路轉運司幹辦

公事又用薦者以宣教即通判太平州知饒州直秘閣提舉江西常平茶鹽事進直煥章閣提點本路刑獄公事未上改轉運判官以官雜如旨陞一秩仍減磨勘攝安撫使尋除秘閣脩撰正為安撫使兼漕事進龍圖閣待制知平江府以治行進煥章閣直學士居有頃以顯謨閣直學士知太平州以疾丐祠官除端明殿學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告老拜昭信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公性簡重不妄言笑

自少勇于學以遠大自期初爲戶掾卽承古歷代與先朝名公之有惠愛及民者輯爲編書置左右朝夕觀焉以自程府帥趙忠定公每委以事度可必盡力度不可必盡言忠定公薦其才後帥林公拏疆殺難犯獨爲公降色辭其後提點刑獄辛公弃疾攝帥事厲威嚴輕以文灑繩下官吏惴栗唯恐奉教條不逮得譴公終始據正不爲屈候官石門鄉田賦視它鄉特重公會郡計之毫釐足以當其入乃白帥奏輕之使與它鄉等其爲幹官前後事兩使者一以盡誠不阿爲舉職使者每欲以親民薦公公輒推與同官之賢

者皆徧及乃受薦改秩佐郡郡守雅知公一郡事悉參決守不自行一事後太守至曹未相悉頗疑侵守權取郡事凡公所參決者眎之縱中經衡中緯無一繆戾可指乃自然知公晚牢城營有逃者本疆盜也捕得守銳欲斬之公亟白守於法疆盜特貸命而復逃亡七日不獲者斬今雖疆盜非特貸命與法不相應守無以奪逃者得不死其知饒州州民多喜訟公一見卽察其情僞先諭以理後裁以灑勝者悅負者愧喜訟之俗爲少衰饒爲州歲入田租十二萬皆輸大農謂之上供而官兵米月爲七千石皆取給其入

之贏其後郡計日蹙民輸官租度支上供即疆民輸
錢及兵廩不繼乃糴旁郡軍人鶴伺水涯吏乘爲姦
米多濕惡公皆正之俾不復輸錢而官兵之需取之
境內益有餘而積者數萬石它歲饑用以振民全活
甚衆諸邑積逋一切蠲之責可輸者邑皆競輸不敢
後去之日百姓縫紵爲旗以送者數十里不絕肖象
于三賢堂祠焉江西饑公爲常平使者是時權臣動
兵悉以常平粟餉軍在在皆空困公丐錢于朝爲糴
本而預度州縣積貯與民之不能自食者若干官糴
米以給會新城亡賴民謬曰貸糧持挺橫甚者白晝

發倉亡所忌公行部且檄州縣速振贍之母啓盜端
然後檄巡尉捕首惡正其辜部內帖息爲轉運判官
以所部十一州公量不同大抵侈入而儉出乃取文
思斛下諸州禁毋得增損出內以平朝廷歲糴江西
米百萬曩時官靳其有而科抑大家使先輸米乃受
直于官公先予錢後取米民以不擾帥江西會黑風
峒羅世傳寇鈔柳衡間而峒近吉之龍泉柳衡湖南
部內州而吉江西州也先是湖南曰必討捕江西曰
必誘降賊陽爲聽命而首鼠顧望持兩端公至則乞
與湖南掎角至討峒中糧素乏並峒之民陰以來資

寇故賊得徇疆山谷間公下令有以米予賊者以軍法從事賊乏食始乞降明年夏青草峒寇作亟遣兵平之至秋李元礪寇柳陳廷佐寇南安而黑風賊陰相連爲梗兩路兵寡弱數合戰數不利公索䟽求濟帥詔遣池州副都統許俊提兵趨龍泉公勸其持重養威勿爭鋒會湖南使人來議夾攻柳吏何光世能道賊恃險連衡狀且謂可以計破難以力碎公曰即如汝所言當先誘羅世傳李元礪自贖元礪獲則世傳孤亦可縛也二寇得陳廷佐在吾目中矣汝能往說世傳使自歸否光世曰能即以光世送許俊乃以

緡錢二萬犒其軍越二日詔公移守輔郡公抗䟽乞留討賊不許而是冬峒寇次第平悉如公言其在平江募財用出入而削九浮費亡藝者郡多釋文吏公至未及歲苗嫗髮櫛官寺以清其爲太平州則腹折帛價使輕纒推酌額使少曰吾知其屬民久矣公在平江已病至是病益侵繁章馬聞天子猶惜公去得請未行遂薨于州以七年五月壬申葬于平江府吳縣穹窿山之原享年五十有八公諱希暉字叔和藝祖皇帝元子燕王德昭八世孫也曾祖子堅故左班殿直贈太子少保曾祖妣周氏贈永固夫人祖伯仁

故武翼郎贈太子少保祖妣周氏贈榮國夫人繼張氏贈申國夫人考師度故保義即繁贈太子少師妣林氏繁贈昌國夫人少師四子公其仲也配洪氏惠國夫人子男三人與杰承務即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登辛未進士第與勲與憇並國子監進士女三人未行公慈愛寬和出於天性自少傳以來樂善好義至公而彌篤忠所欲爲不問力之不足力所可爲不計家之不足也任料場時門官物故貧且無子公爲率同官辦後事遣以歸得節過家悉奉餘以振親舊凡內外族媼昏嫁之不及時者每任爲己責

其貧不能自存或喪不能舉佐之不遺餘力蓋皆發於惻隱之心而非有所爲而爲之也居官廉介自持惜官物如己物自奉儉質一裘不易至十餘年食不蕪饌內無聲色不喜珍玩自小官以至通顯如一日不知而見之者以爲寒士也喜讀上蔡謝公論語說有會心處故於處已接物優游和平而不犯燕居家庭未嘗厲色辭而桀度整整兄弟間友愛備至擇士之賢者與子弟處讀書爲文躬自督課以故諸子皆蘄然自立遂世其科公與人交誠以盡每自謂見人爲善雖疎亦親如察其非正雖鄰弗覲所至究心民

事日常五鼓興冠服拜家廟即出視事終日不倦嘗
言韓忠獻勲業名位可謂盛矣猶躬簿書之勞以爲
俸入萬錢不敢自暇吾復何德遽求安佚或兩賜少
愆即容色愀然飲膳爲減江西早公禱于麻姑山焚
香既退盛服假寐若見雲氣蜿蜒如龍自神所而升
遂大兩人謂精誠所召云政事本於明恕而不爲姑
息體國憂民一心拳拳勤勞盡瘁以至成疾其在當
塗病中猶躬行勸課綜理細務秋大閱自力而起曰
國之重事不可不親也捐館前三日尚涉筆書判病
函卻藥不肯服曰吾蒙上恩至此年將六袞死復何

憾無一語久其私將薨之夕有大星隕于郡西十里
外嗚呼跡公行事所謂正且惠者非和始公在閩受
知於忠定公忠定既以謫死諛波滔天士大夫能詆
忠定爲不忠者踵相躡進用一時知名士坐黨論斥
逐亡虛日凡權臣意指所鄉誰敢違者公獨薦忠定
之子今江西漕崇憲曰此賢相子也舉天下之禍福
不足以動其中而易其所守非正能如是乎昔周有
公旦公奭以同姓之親股肱王室後世所仰慕者莫
先焉維忠定公戮力國事庶幾虛正惠平生每以前
哲自勵而用不克究中道以歿君子惜之然其以庇

民生忠足以利社稷遺愛餘烈久而見思雖周人之
於甘棠曾不是過故公之告老綸言褒錫稱其有召
公分陝之風焉維聖天子知公之深生則寄以藩維
沒則寵以節惠揚休千載為宋名臣宜有聲詩銘著
盛德其孤以命某不得辭銘曰

天右我宋

子孫千億

有拔其群

如旦如夔

忠定之忠

正直之正

它人所難

矧曰同姓

三百年間

維二宗臣

曰正曰忠

餘莫與倫

抑抑成公

天賦全德

如玉之

如弦之直

望其容貌

山澤之臞

觀其被服

環堵之偏

孰知其力

可與任重

見義直前

女首非勇

天子曰嘻

此予宗英

玉節莫符

四方是營

番川之陽

大江之滸

穆然祥風

膏以時雨

有獬于嶮

既暴且狂

公如不聞

徐昵其亢

堂堂三吳

地大物衆

坐鎮如山

聲氣弗動

天子曰噫

母久煩公

往蒞姑孰

其寧厥躬

公拜稽首

官有常職

奉日萬錢

臣敢弗力

民雖有瘳

公則已瘳

維其真心

之死靡悔

大星西流

當守震驚

懸册誅章

極其哀榮

謂仁必壽

胡止六喪

百世之名

則如皦日

寧隆之栢

為今其棠

勿翦勿摧

正惠所藏

國子監主簿李公墓誌銘

上更化改元之八年春泊夏不雨詔中外薦紳言天下事國子錄三山李公讀詔慨然即日條六事以獻

其一謂臣觀今日之患大抵忠厚變於刻深老成奪於新銳公言籌於偏是遠謀沮於近功循習成風恬不自覺追勒編竄先朝所以處巨姦今州縣吏小有註誤輒從重典故侯宿將宜勤守禦不無尺寸功一旦以財物失陷嬰峻罰知之者以為當罪不知者以為寡恩願下寬大書滌除奇習毋以小愆傳重比母以一青弃前功其二謂鐵錢輕而兩淮之貧民怨鹽法變而江淞之富民怨新楮之令嚴而天下之民胥怨又言安邊一司提領非人為民鉅害願損其額削厚歛之無名者還簿錄之非辜者其三謂湖上賜園

所以優戚里之恩而用功大繁闢地太廣中宮知民疾苦本以節儉輔聖德陰節懿親制節謹度人所共知不當以是累其美其四謂宣政間道教興行至有號爲女真者當時以爲金戎猾夏之兆比年此風復熾實蕃有徒出入遼嚴恬弗呵禁甚者凌轢官府閔節通行黃冠之徒陰怙其勢豪奪民田官吏相視雖號爲有風力者亦闕筆而莫敢決願以宣政爲鑒嚴左道之禁杜私謁之門則宮闈肅官府正矣其五謂一直之行賦昔雖曰小異然將佐陞差以締結游揚一守牧論薦以實緣挾持而取是亦賄爾又天官

藏大半耗於供餽諸軍亦然是以州郡不免侵漁一將易至措剋槌剥之慘怨咨生焉願詔大臣戒敕外勵清白之操杜賄賂之源庶幾寬民力弭兵怨其六謂諛說巧言虞周不免特貴吾無可乘之間爾禍漢者江充禍唐者李輔國然使武帝明皇本無隙可投彼亦何所肆其巧哉願銷諛言固邦本實宗社無疆之休時上封事者以千百數其言懇激切至爲中外傳誦者財十餘人而公與焉未幾奏事殿中又言宮僚之謹東所以輔成儲德今主鬯元良令聞日新僚屬勸講義理日益然端人正士進見之時寡而

便嬖讐御親昵之時多市井富民稍有實緣皆得竄
名補授且彼非素知書者而使日娛左右臣未見其
益又言太尉古三公官間者貴戚未聞有橫草勞輒
實右階極品非所以勵有功者又謂宦寺與政事內
帑付私人非我朝令典聞者壯之公名冲字衛卿世
儒家自其諸父迂仲先生某與其子北海先生某皆
以經行爲學者師公少從父兄間磨礪灌浸韜負日
宏晚試南宮有司得其所賦驚喜以爲有制誥體擢
真上游知公者謂其詞藻絕人而已平居接物和氣
薰然與人語若不出諸口見者又不過以樂易君子

目之迨其奉明詔對清光論奏偉然雖宿似剛鯁名
者有弗迨然後知公之所蘊蓋有未易涯者公慶元
五年進士爲汀州司戶參軍浙東路提點刑獄司幹
辦公事辟淮東幕府今四川制置使侍即崖公與之
薦于朝故端明殿學士李公大性又以公應詔大臣
得其善遂十議嘉之遂擢錄國子越二年始遷本監
簿曰外未獲而公病矣以某年某月某日終于臨安
年六十有八公之先自固始入閩爲候官人曾祖某
某官父某贈某官娶張氏封某實同縣某人之女有
賢行後公二年卒以其月某日合葬于某山其原二

子曰遇國子生曰某登其年第今為南雄州教授皆
為異不群人謂公為有後云銘曰

嘿下庭詳于朋夫誰弗能平居訥然有疏萬言
維公之賢晚官于朝僅再遷獨相婚節歸其全
勒銘斯丘億載傳

監車輅院詹君墓誌銘

慶元五年先皇帝始臨軒策天下士吾建之擢第
十有四人焉崇安詹君景憲其一也景憲於時年
三十餘儀觀儒然器質方重人謂且將遠到者既
得清江少曹掾以歸明年與予會富沙富沙之別

予四五十年而一時同登之士或在或亡人事之變

不可勝窮者景憲亦以訃聞矣嗚呼惜哉景憲雖

幸不究其志以終有子樞能世其學自予執親也

余西山之麓及是再至三至焉其講明踐履必致

聖賢為指歸非它學者比也予方悍景憲之無年而

幸其有子樞又以銘墓為請予尚奚辭景憲名淵姓

詹氏其先有自固始入閩者至武夷之下居焉遂為

崇安人曾大父城太父恪贈承事郎父冲通直郎致

仕賜緋魚袋世以德誼著于其鄉景憲少時奮然以

學自力既壯從父公朱先生游得脩己治人之大致

其位也孜孜所職唯恐後焉。既早採餼尤極勞瘁。江石俗囂於訟案。廣在官有數十年不決者。景憲一聞皆得其情。凡所予奪人無異論。部使者知其材。檄致幕府。於是環十一州之民求質於有司者必請以屬君。曰寧爲戶曹。非不願它官直也。秩滿用薦者。循儒林。卽授國子監書庫官。書庫列屬成均。舊爲儲材地。蓋朝廷有知景憲者。將以是用君而親歿矣。服除。差監車輅院。猶前志也。未上而景憲終焉。嗚呼。以景憲之材。且賢使之得志。以有行澤之加於物也。必矣。而官不出七階。年上五十八。其不謂之命邪。景憲常

以博學宏詞試于春官。既中選。而以嫌黜。遂弃去。不復爲。獨取河洛數君子與文公之書。以授樞。曰此爲學之本也。吾不能教汝。汝其從有道者。切磋講究。以卒成吾志。樞拜受命。不敢忘。遂以其學講於節齋。蔡氏昆弟。蔡氏蓋文公之高第弟子也。景憲初葬於天。然山寶慶元年十二月壬寅。改窆于周溪之原。

景憲爲人溫良。汎愛其於鄉鄰之誼。尤致其篤。歲小不登。輒出藏粟。下其估。以惠困窮。它有緩急。盡力赴之。如已忻感。故里閉之人。稱思至今。然在景憲特爲細事。獨其教子。不汲汲於世俗之所驚。而以明善誠

身爲歸此在今人罕有及之者然則余之銘景憲者豈以其私也哉銘曰

科級爲重軒裳爲寵此今學者所共道德爲腴仁義爲車此今學者所罕嗟吾景憲典俗殊嗜取其所迂以迪厥子古學弗講紛紛爲人揭銘斯立維以昭君子之心

林夫人墓誌銘

雅州太守陳公樵之夫人林氏諱匹善長溪儒家女父簡能工辭章不幸隱約死歸陳氏又儒家也兩家世相承以詩書爲本臺臺禮義爲簪裾夫人習而安焉

自其幼考妣歿少長喟然曰吾不及事吾父母矣有王母在吾其可不以事父母者事之乎既嫁舅姑亦先歿則又喟然曰吾不及生事吾舅姑矣春秋蘋蘩之薦其可不躬致其潔乎於是兩氏之族屬莫不以孝稱夫人雅州季父死諸孤惻然有淪落憂夫人收其子教之若己子嫁其女使得所從嫻舊急難至脫弁解鬢亡慘色雅州今萬載時有同僚甫至而喪明里之誅負者靡至僚之妻莫知所處間獨涕泣爲夫人言夫人曰吾夫視若夫昆弟也吾視若姊妹也孰有姊妹之急而勿恤乎哉吾雖貧有嫁時之裝在吾

其爲若償之乎猶其子弗斬嗚呼世之士以學自名
平居論說辨利義貞者析毫芒至其處辭受臨取予
所較僅一絲粟低徊顧眄有莫能自快者蓋意爲主
而志不立故義弗勝而利行焉心術之微匪剛與明
未易自克而夫人能之其可不謂賢乎雅州歿門戶
衰夫人亡墮樓意嘗顧二子曰汝家自先世未無以
賢稱者然縣唐迄今數百年詩書之澤不斬而父玉
雪自恃所以爲後人計者甚薄然百善生於儉約衆
慝源於奢放而父之道汝政不濫得也夫人之識及此
非賢而能之乎予觀二南之世禮教脩明於上當時

婦人女子所易往往後世學士大夫所難詩人美之
無侈辭也秦漢以下教弛俗衰幽閨一女子稍能自
整飭彤史輒夸而傳之况如夫人者豈易得耶予素
厚其子無競故聞夫人事甚悉無競與弟無斁皆夫
人出力學能文辭而無斁先夫人二十日卒女一適
某官趙某無競居喪甚貧然親故賻贈一不受曰夫
人遺訓也夫人用其夫奏得初封卒時下七十有五
寶慶丁亥正月某日也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銘曰
蒼山嶺岼兮清沅鬱盤歸從夫君兮萬世之安
宋故鄉貢進士黃君墓誌銘

始予考大比試于三山得閩邑人黃仲王文卷於衆
百人中獨平澹有理趣曰是必佳士既訖事人爲予
言此城東黃氏子其家以長者名數世矣明年予入
廷帥懷府仲王升堂拜予親自是日與之游見其跡
履瞭然襟抱豁然聞人善不趨如在已親若故有襄
負者贈之無不空鄰里有疾苟力所可拯雖貧賤困
必以身親之與人謀忠而盡於是知君不惟文藝
顯而行誼之美益稱其爲長者家也又明年予遂
朝闈之士病於計階之員狹也凡能操觚吮墨者
奔走求牒於四方予官中都八年力能爲君

而君俛首鄉貢年數不利未嘗肯予謁又以知
於得喪澹然有若一風也君自少銳于學晚益
然以未聞道之日以論孟自課既又博觀先賢
言左右探索意有所得輒欣然忘食至朱文公端
存養之說嘿契于心大書座右以自警勉齋黃公
又公之高第弟子也君驟從之游請所未悟黃公
稱之謂其可與適道者又益知君不以行義自多
用力於學必求詣其極而後止也未幾得疾以嘉
凡十二年七月甲寅終于家年僅五十有一方屬續
時命取新衣易之家人環侍君正襟肅容呼其子曰

養吾疾者莫若子婦人退又曰我死謹毋用浮圖法
不然是使我不得正其終也嗚呼非賢而能之乎或
曰以君之材而不仕以死為可悼也予曰仲玉之所
憾豈此耶古之君子晚焉孳孳斃而後已豈為利祿
計哉曾子曰而今而後予知免夫子張曰君子曰終
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幾乎夫全而歸之乃可言免
無愧而死乃可言終士之終身問學求如是而已曾
子躬三省於前而悟一貫於後蓋信乎其免矣子張
之仁有所未足其於終也果能無憾乎然則以仲玉
之賢而死於布衣仲玉不恨也進道方勤而命弗淑

君子蓋深惜之君名振能仲玉字也其先自固始八
閩五世祖庸輕財樂施長者之稱自是始曾大父某
大父某父某雖潛閩不耀克以厚德世其家妣潘氏
有賢行子二人曰朴大學生曰格業進士是年某月
日葬若干橫嶼之原予知仲玉者故為之銘曰

昔未識子

子文我評

及既識子

我懷子傾

今者奈何

子藏我銘

執筆慨然

我涕子零

嗚呼傷哉

朝請即通判平江府事包君墓誌銘

君名履常字適可姓包氏孝肅公七世孫也孝肅世

家合肥曾孫萃徙永嘉之雁池是為君四世祖祖汝
家又徙樂清之柳市其居城之西洋則自君始孝肅
以清節直道為昭陵名臣後稍不振至君少入太學
登淳熙八年進士乙科人謂且大包氏矣平生力學
有得於絜矩之一言故其教授盱江眎士之無所不
備也則首闢講堂既又闢諸齋增廩生徒至五六十
人其在豫章亦然御書閱以久圯白于郡一新之鄰壤
之士亦相與負笈從君游以弟子負溢幾數百其宰吉
之吉水眎民之病止以十二瘠賦重則為均稅之弗均
而更新其版籍仁惠之所容歲報食為請粟于

使君振求之又請于州蠲其賦民貧不能輸者

約縣斗六稱提棧幣之令下郡歛因以為功

行也已惕息應令亡敢後君於其間獨務

以便民郡文書朝夕下君弗為動幙府有移

鑄請者君報之曰某書生知奉法循理而已寧忤

上官以譴去不敢苟隨也未幾守以煩擾罷人始服

君精識賊粟故即縣以輸會安撫使領州下令俾改

輸于郡民病之君力爭至數回事為之止縣有五都

各結義丁自衛時黑風群盜方熾郡將提兵致討檄

縣發義丁為掎角助君曰義丁為鄉井設耳驅之以

嬰劇盜猶羊禦狼也則移書具言所以不可之狀檄
再下君執如初事亦爲中止縣之俗素徂于訟少不
得志則徧走諸臺或請懲其尤者君曰吾之於事求
其是而已縣而是臺猶縣也非是可使民有寃乎由
是邑人察君之心卒亦無反訟者昔子貢問有一言
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夫不以所惡者加人而以所欲者及人此所謂絜矩
之道也絜者何以此度彼之謂也大學之義不明汲
汲自謀者知有我而已矧己之室雖剝民之廬弗問
也矧己之欲雖腴民之膚弗恤也以君之學其能卓

然有見如此使得位焉而盡行所志則功利之及

其可勝既和君之始仕得寧海尉後嘗分教金陵

以內轄不及上晚得倅吳門又不幸未至而沒其將

沒也猶以學之所得者爲從子言之俾勿亡其亦可

哀也已君生於紹興甲戌八月二十八日其終也寔

嘉定丁丑五月二十四日明年七月八日寔于瑞安

縣崇泰鄉漁潭之嶼夫人高氏宣仁后族也三子志

密以君致仕恩今爲從事郎建陽縣尉志行志修三

女承奉郎薛師憲從政郎立吉老其壻也季未行君

既葬若干年而志密始以盤洲叟徐君寓所狀事實

來謁銘予雖未悉君為人而惟盤洲之言可徵故予之銘而弗辭其世系見於水心葉公所為考君之誌者今不載銘曰

嘗之裕狹其施嗇諸躬後之詒

通判廣州吳君墓誌銘

君名懿德字夏卿予之母黨也嘉定中教授古英州州闕守連帥楊公長孺命公攝焉予自泉山遺之書勉以四事曰清心潔已奉法愛民君不行之又播之歌詩楊公與部一以下大抵謂君能不負予言後十餘載君知

既力

居財數舍治聲日聞不幸南滿歲以諫去邑廣之新會又不幸南滿歲遇

來歸過予里吊哭外問在南時

有尚書崔公所述在出以示予其畧曰

也縣無正官久弊端如毛民徂于訟吏黷于化且

瀕海盜多弗可制君自力不辟寒暑事亡細鉅必親

凡罷行賦理當否徃時新令至蠶戶有給由錢受訢

牒有醋息錢君一切罷去凡仕族之流寓與悍獨顛

連而亡告者稟其食春賦貧人錢粟夏則和藥施之

雖溝澮亦時濬治其誠於為民皆此類君素守廉介

歷官三十稔求田間舍不少槩諸心忍死一貧雖啼
號弗之卹將沒前二日書之冊曰平生薄宦甘受凍
餓一介弗取一毫不欺此其絕筆也君始至祠晉刺
史吳公于縣之東將以勵來者君既歿邑人謂其清
白可尚遂配祠焉此皆崔公所叙云爾自古者銘鼎
之制變而爲碑碣誅狀錄一命以上苟絲粟可記必
託之文以傳其弊也有葩華而亡根實惟有德君子
其言如金石然後可信弗誣若崔公者非所謂有德
者抑予嘗評當世廉節士以崔楊二公爲稱首君之
攝守也楊公許之其室邑也崔公又許之是豈苟然

者邪士生死窮達有定命雖不幸不遇以死而幸獲
知於當世之賢一賢者之譽與百庸人之毀其榮辱
爲如何聞黜於一時而昭白於後世其重輕爲如何
嗚呼君其亡憾也已君世家處之慶元曾祖某祖某
父某承務郎君嘉泰二年進士主汀州連城簿復州
錄事參軍遂分教于英換尚書左銓歷二邑辟通判
廣州而君不及拜矣年六十二以紹定元年十月日
卒官止奉議郎娶某氏先君若干年卒于友直友恭
友諒皆能世其學三年八月壬午葬君竹林山之原
銘曰

越嶺喪清兮濁世之常貧泉一酌兮千載猶香
君胡爲兮獨侑食萬鍾可有兮此不易得後有
考兮眎斯石

仙都大夫李君墓誌銘

始予在三山聞同年李肖望友人黃仲玉嘗號爲長
者家仲玉居汝東其五世祖以寬屋樂施予得是名

止園

然二家故媿戚也李氏世爲儒

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

由膠庠冠天下士天之報施

至之歿也予銘之越十餘年而肖

請世其狀則仲玉子廷魁之所爲

善仲玉銘其可辭肖望名起謂其

在建既歿民奉嘗之後其胄裔派

福爲其人有諱堯者始以長者稱堯生寔寔

一邦直邦直生賜賜生鈞凡五世矣而長者之稱如

一於是肖望生焉考君嘗自言吾家世種德會當有

興者故以起巖名其長子次即肖望也肖望幼苦學

夜不解帶旦不頰水者數年十一能屬文逾冠入太

學未幾擢慶元五年第後六載伯氏亦繼登焉迨肖

望陞朝考君紫贈朝散大夫母王氏封宜人肖望之

仕也歷澧州戶曹教授辰州安豐令就知縣事其爲人沈靖端肅平居不苟發一言至分義所當爲無劇易必盡力而止辰故夜郎國士弗嫺文藝博士舍距學遠師弟子不相親肖望斥校士所得合俸餘更稅之始朝夕與士接安豐地極邊時兵革甫息四野多遺骸肖望行營高燥地使瘞之招輯流民來歸者日相踵茅棚竹屋易以瓦木地主力不給者官與爲之聽民輸賦直以君繇是井邑寢還其舊歲常郊奉常符下共厥腊肖望念民戢未盡紓則以詩諷于朝之知己者事得寢縣故無城軍興時守寓治焉畚土爲

郭草創甚然卒賴以完至是復頽圯肖望請自力興築兵民之即事者粟食有差冬而作洎春而息農無違時役不告病越三年城成部使者帥守繼以聞詔改宣教卽仍領邑先時戍卒散處編氓間人病其擾至是昉爲新營軍民不相雜咸便安之會朝命糴粟實邊肖望深懲科配諸弊行以不擾未幾邊儲告實益出公錢市其贏豫爲振卹備明年大旱蝗爲糴粟之所十有二以便民又貸賈人金使四出招糴訖事得無殍死自旁郡流離來者亦賴以全會新人守至入吏言常賦外徵求甚急肖望力爭數四拂于意遂

旬崇道祠官以歸浮寄僧藍朝饘莫粥澹如也後數
 歲築屋城東時時召親友舉觴賦詠或道古今談性
 命以為樂改奉仙都祠紹定三年閏二月始屬疾顧
 家人曰死生夜旦爾何怛為以正大忠孝四言勵其
 子俾有互三月甲午正襟危坐而逝年五十九官朝
 奉大夫肖望性至孝始居考君喪年尚少毀瘠幾骨
 母夫人終垂老矣悲慕不減少時人以為難嘗
 州清守方涅民為兵雖仕族不免肖望為歌
 守媿而止將終前一日聞鄰境民戕於盜屍
 約書白府帥旬掩藏之其辭酸楚甚不

望之

其不謂之長者邪迹其家世

仁澤物為心顧所施不出州里至肖望推達之

夫而功利又不過一縣君子惜之然士之奮窮

貴盛者不少波流滔滔易以溺人私欲弘而德

義少徃徃反媿其先是軒冕之華不若布席之陋肖

望之仕雖不大烜赫於時然終其身不失長者家灑

是可言也已妣某氏封宜人子文叔將仕即方叔受

遺澤肖望平生善著撰有易說中庸大學要語春秋

集解諷誦詩時政書與雜論著合百餘卷藏於家方

疾棘時文叔自都還未至婦某氏乃股肉粥而進人

謂肖望之道行於家雖女子亦知孝云銘曰
越城東南山陽山葱蒼水悠長仙都君此其藏
世長者名芬鄉嗟後人無或忘

夫人蔡氏墓誌銘

夫人蔡氏故朝請大夫直敷文閣淮南轉運副使劉
公諱彥融之婦奉直大夫知吉州諱萬樞之配今朝
散郎知邵武軍兼福建路招捕使司參議官遂之母
索封太令人年七十嘉定十六年十二月壬午歿于
當塗縣舍明年二月壬申合塋于金壇縣西五十里
白水塘吉州使君之兆遂等屬余銘其墓時方旌罪

湘閩弗克為既而歸卧故山衰病連歲又未克為紹
定三年遂守樵川明年以擅誅劇賊自劾于朝勾罷
去則以書來諭曰遂之母弃諸孤九年矣而墓道至
今亡辭以刻今將歸觀松楸苟不得銘何以慰吾母
於地下敢拜手請于於是矍然曰此某之臯也退而
閱其事狀則舟陽劉公宰所墓次劉公天下士也其
於夫人言行反復味嘆以為世所甚難者豈夸也哉
蓋夫人莆田忠惠家女曾大考曰襄宣德即於忠惠
為弟大考曰觀成務即當崇觀間父子相戒以勿仕
士高仰之考曰僇朝奉大夫知梅州始自莆徙蘇常

之境以居紹興中佐使者行經界法人賴其利至今
夫人性篤孝六歲居梅州喪摧毀如成人事毋沈夫
人動靜必偕及歸夫家時舅姑皆先歿歲時薦饗事
細大必親過諱日必戚以是終其身平居無戲言情
色坐不傾倚行不踐閭自奉菲甚服飾少珍異輒積
而藏之至常所服御雖故幣弗之弃曰死必以附我
使君好仁而篤於義凡內外親之孤且窮者收卹之
其可教者館師以授之業女不能適人者予之資令
無失時夫人奉承惟謹敷文之伯父禮部公有女老
而廢使君迎寘之家夫人以婦禮事之迄其終不懈

使君之元配曰范氏夫人實爲繼室而拊其二子若
已生女長無以嫁夫人傾奩以嫁若是者蓋不可殫
書使君有友曰趙君善擇清介亮直夫人常以過從
疏數驗使君之德進否每二君相與款密夫人喜見
顏色曰庶乎其納夫子於善而儆其失也否則歛然
以爲憂諸子幼時夫人夜課誦讀苟未精熟夫人亦
不寢所取師友必四方文學行誼士膳飲皆親眎具
遂年十四與江東薦書夫人無喜色既而言者繆於
風聞夫人亦不愠後二子踵世科人皆艷之言者亦
媿嘆夫人曰未也決科士之常繼是正應學耳嘗語

諸子仕以廉爲本廉以儉爲基及諸子志尚日高文字日工又戒之曰母近名母弊精神於蹇淺又曰閔人多矣昔富貴者今安在顧自立何如耳遂始佐江淮閫畫夫人曰兵政國安危汝其勉諸後與江東振饑夫人又曰荒政民死生汝不可以忽遂之宰當塗也值大人生旦自守以下咸改賀會大水夫人蹙然曰天變如此汝有社有民母以吾故樂飲當塗之政如古循吏人謂母訓實然此不惟今女子所難雖古賢婦猶難之也遂方妊母時乳鑿眦之曰女也吾有術可轉女爲男夫人恚曰男女定分豈智巧可移斯

言何爲至於我亟白使君斥之而夫人竟生男里人有假神祠以賈利者相扇蕩爲土木偶未閱月凡用器悉備它所興造費以千萬計將卜日迎真梵宮儀衛率倣生者遂以姦訛亂俗亟爲書白府縣禁止之群小私竊聚謀意夫人可撼以福禍至有欲潛伏後園爲幻怪者夫人曰神果聰明正直豈加禍非辜不然是淫昏之鬼爾不斥奚爲遂以是勇往弗顧卒斧其像火其器榜笞其人而土木竟不能神嗚呼學至於知天命與鬼神之情狀極矣夫人以男女爲定分不肯試乳媪之術以僥倖萬一非知天命者能之乎

謂正直之神不妄加禍於人而淫昏之鬼不足事非
知鬼神之情狀者能之乎世衰教熄雖號為薦紳儒
者往往滿心於詭幻冀福於冥漠以故異端熾而正
濫泯舉世佞佞焉莫之適歸夫人生長閨闈未嘗從
師友講問學而見理明信道篤迺如此使為男子任
當世事則所謂貧賤不移威武不屈者其必優為之
此不惟古所難能士君子猶難之也易以坤為
奠道也已先儒發之曰非徒無以配
婉孌淑惠為本至其所立有
與明其孰能之若夫人者

所謂剛且明者郭夫人六子曰適早逝曰逢故溧水
主簿二人皆能出次即遜曰遜今為某官曰近曰選
皆世其學女四人某官某官某官其婿也一出為某
氏女孫六人予與朝散君嘗僚金陵見其識高志遠
有綜理事物之材而學則未已也及來雒陽當寇亂
方殷環數百里莽為蛇豕之藪人所憚行君獨匹馬
西馳布宣天子德意收拾其人於流徙蕩析中近能
立官府保生聚又以便宜撤除鉅盜去東南數十年
禍本夫人於是乎有子矣是則宜銘銘曰
柔順以立本剛明以致用然後為婦德之全懿

哉夫人其識卓然故誘之以所欲不能惑脅之
以所畏不能遷人皆曰難戒則易旃彼淵可田
彼陵可川戒爲斯銘百世弗諼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墓誌銘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墓誌銘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
新安滕公德粹時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
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學者患不知其
歸趣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裝回岐路而不知所
從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於孔孟之傳而讀
其書矣又知科舉之奪志佛氏之殊歸皆不足事則
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僕耶意者於

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於胃中所欲就者又雜焉並
進不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注
結無得之歎耳足下誠若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
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過一二
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業
焉漸涵之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待之矣論語一書
以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以是為先是下不以愚
言為不足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里來
居於此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孰復焉
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脩行之

子曰揚敬仲呂子約沈叔晦袁和叔此四人者皆
子所宜游從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止
四旬間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
踐行不離名教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
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之婺源考薛洙贈
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於子朱子之銘公少為學
誦書至丁夜弗倦游學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
宮第四人對策又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
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外除調四川制置
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嵒縣簽書慶元府節

度判官主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請致仕公蚤親有道明於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顧俯就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筆楚塵埃間弗卹也余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謀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佐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謂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訕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既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

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二太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幕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鬻斗粟貽俗于譏至其泣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強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捕公既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盞盃諸公輦蹙曰陷人大僇而以微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嚴且急公與同僚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飲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

病甚常平使者發粟振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
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及田里廉潔之操推
重縉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閣中有以利啖守帥
而更鬻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
帥希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公既從子
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
公傳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畧謂左氏本
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出版所以解駁經誼非
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兢爲本公佩服焉其他
與富世知老士更切磨不勝紀自爲學子若而弗

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歸益求平生所未見即
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閒及
浮屠老子釋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
風日恬暢輒於冊相徜徉其間自謂如魚遊壑鳥脫籠
樂不勝既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
終于家實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
藁若干卷夫人程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潛
貢士早世某某今某某官某某進士女適進士吳去志
孫三人某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夔直自其所性與德
章同遊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

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公府在官時哀
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
弗以自留族媼有喪勸其早治葬母溺陰陽家說不
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正以奉天道其可
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
明然士多假竊形似欺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為
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為學以變化氣質為功而
不在於多立說公為懼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
嗚呼觀子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士之
有志於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

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始為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 必貴躬履 世習浸訛

迺事口耳 辨河說鈴 紛馬四起

回眦其人 則或可耻 猗歟滕公

克佩師指 不謹於言 而勉諸已

我銘其藏 以詔學子

南昌丞李君墓誌銘

予同年閩帥李公之子伯曰仁深季曰仁厚皆孝敬
祥順為其家鳳麟仕雖未幾而有志澤物親仁鄉善
汲汲若饑渴然其材日茂猶子雲拂霓之幹挺拔未

已見者莫不咨歎曰李公仁者宜有子如是也紹定
三年季沒常潤間訃至饒伯傷痛甚亦遇疾以終聞
者莫不駭歎曰李公賢者天胡厄之若是邪始公赴
鎮二子以仕不獲從至是復不得與親訣公悲之深
而悼之苦也既而疆自釋曰吾上有君與親下有兵
若民一身而數責萃焉豈私哀吾子時邪且吾聞之
人生一世間若游雲旅太空爾脩短不同同歸於盡
惟有德者爲不泯吾兒年弗克壽雖未及以成德名
然事吾謹事吾親尤謹推之以事長亦然其蒞官臨
人亦莫不然是不謂之好德邪吾與其爲亡益之悲

也曷若求世之能言者志之以昭吾兒於不泯也於
是季之銘以屬丹陽劉公宰而命某使銘其伯焉吁
公之見可謂達矣顧劉公其人某則非也將何以慰
公志而泐其悲雖然吾同年之子也誼不可辭考其
狀畧曰君字聲伯世爲饒之德興人曾大父舜安迪
功卽致仕大父勅贈中散大夫大母王氏今年幾九
十封太碩人父駿中奉大夫直煥章閣知福州蕪助
事母張氏先若干年卒贈令人君性仁且篤自能勝
衣朝夕侍重親側油油翼翼未嘗有懈容門內事亡
細鉅必盡其心曰此吾職也公開館延賢賓客族姁

狎至歲時往來問遺率以讓君君承上接下輕重疏
數雖毫銖弗差而尤以調窮振乏自力嘉定中用寶
璽恩補將仕郎調興國軍通山簿尉當上不忍去公
勉之乃行即守番攝事力以親命辭縣僻在萬山中
民居若晨星官中尤圯弊百爾器用皆缺君處之超
然與客談笑無竟夕故時米斗不百錢至是幾數倍
君奉有餘粟下其估以予民且呼市僧可任者貸本
錢使糴旁近郡至者日相踵人賴以弗饑弓兵素不
馴君曰耐以弭盜為職雖亡盜備可弛乎迺日角以
戰技庸錢之贏故例給它用君悉儲以待賞聞出

帑繼之集士之賢者于學與談義理訪闕失贊長官
厚其稟稍益市書礮石以傳永久去之日父老渡晉
係道再調隆興府南昌丞未上而疾鄉先達候之正
衣冠肅之入賓退而君逝矣時七月甲辰也官止文
林卽年四十有五妣湯氏湘鄉丞暮之女生一子椿
卿將仕郎君為人開豁無城府蚤侍公具得為政本
末及在官盡瘁職業期弗辱其親縣之九宮山有女
冠憑恩倖驕恣甚方大興土木役以氣轢齊民州縣
吏惕夕不敢問顧利其賄逢迎之君一拒絕弗與通
訟至庭問理可否卒退聽莫敢干嗚呼觀此一節君

之仁且勇可知蓋嘗摘詩丞民之義扁其室曰則齋
以朝夕而思焉廬山胡君涑文公朱先生之高弟弟
子而父之友也君師尊之學問源流蓋有自矣既歿
胡君實狀其行所謂信而有徵者某年某月某日葬
于某山某原銘曰

維民之生

有物有則

是曰天命

人所同得

曰則伊何

理之當然

毫釐有差

是悖乎天

懿哉聲伯

兢兢一心

揭于燕居

有赫其臨

為子而子

為吏而吏

維則是循

罔敢失墜

身雖有殞

其心炯焉

年雖罔壽

實歸其全

死生之常

允若夜旦

嚴嚴高堂

亦可無憾

湖南運判劉公墓誌銘

嘉定初詔以敷文閣待制致仕信安劉公頴為
刑部侍郎時天子新更大化九當世名儒耆碩
集闕庭天下望治如元祐獨公堅卧不起抱全
終士高仰之累贈少師龍泉葉公適志其墓公
學字行父實少師冢子羈非時王父正議授以左氏
班史諸書朝夕唵諷不去口後侍少師官長沙時張

宣公尚亡恙岳麓之教大興公往就學日與賢雋游
處有彪君德美者嘗受學五峯先生為公言前輩師
友淵源甚悉及補國子生又盡從四方知名士觀摩
屢習聞見益洽屢上春官弗第以奏補調主清湘簿
帥王公蘭檄致幕府事輒咨扣辟京西安撫司準備
差遣楊尚書輔為帥尤器異之改宣教郎知饒之安
仁縣會邊兵失律虜騎蹂江淮間郡邑勇配以應期
會吏並緣為姦公獨從容辦治若無事日歲旱蓄刻
意荒政凡所以振揀者百方竟事民得亡流殍學政
久弛公開進士湯師中名聘使領袖一學月旦會講

率諸生以聽錄是士知勸幕中第者相屬湯君後亦
策名太常樂道不仕終其身論者偉公得人如子游
之於武城也先是學不養士而歸其廩於郡公請復
焉閒則會出內裁冗濫比三歲所餘滋多乃舉以市
田四百畝名貢士壯士之上南宮太學者賴以續食
又以餘力繕官寺葺學宮治津梁而作放生亭于江
之瀕山川之觀豁然更新矣居三年間歲大豐田里
清晏飛蝗過境不入人謂美政所召云居慶國夫人
楊氏憂外除辟戶部提領酒庫所主管文字句祠便
養得主管仙都觀明年少師薨外除通判臨江軍始

罷權酷令民自酸輸息錢犯禁者寬其罰權知南安
軍俗故猶驚中更陳廷佐等亂魁桀者往往得官姦
昨艷其利是歲春南康饑復歎聚為變公至首諭大
姓出粟振贍之蠲屬邑賦租以亂數然後修其幸亂
始既者威行惠浹遂以無事公謂周子二程子昔嘗
講道斯土乃即學東備買地建祠率掾屬諸生
如禮且刊近思錄俾郡之士識為學大方又以
隘且弊徙而大之規摹為江嶺間最提點廣東
有郡守居臺下政苛甚亟劾去之權鋒卒戍淮
道中輒剽飲公命尸數輩以徇士始識軍律改

判官廣之屬縣曰懷集地與島蠻接帥府督賦急
移文責訥俾體名縣本意毋釀怨生事五年故
公立捕格授巡徼官盜用衰止連職理為郡
楞伽山貞女峽嘉泰中峽之東崖震陷江流壅
弗通行郡為荒瘠法曹李華有巧思且自詭疏
知其可用命董厥事斥錢緡六千資之不數月石之
為水患者盡平連人饒石頌公德帥憲倉俱缺公蒸
縮數印剗决沛然有餘力歲瘡且疫公分醫予藥垂
死者多賴以全士大夫沒南中皆賻卹使歸無寄
嶺外者提點湖南刑獄湘民喜聞輕死以故重辟多

吏常執法出之殺人者例不死公曰此東坡所謂外
邀雪寃之賞內希陰德之報者豈辟以止辟之意哉
諸郡以具獄上惟過誤可憫若訊鞫有疑者乃使奏
讞餘悉論如律然必召掾史議反復數四無嫌芥疑
乃決故人自以不寃按部所過平獄犴省牒訴登吏
問俗冒隆暑繇潭邵歷全永驅馳二千里乃歸人謂
前所未有資與民郵其姓者推刃同氣匿屍草野中
耕者四人見之以告郵郵執而訟之官官加考掠民
不勝痛自誣服獄上公疑之命官閱實果得其情四
人者破械而出扣頭請天曰生我者提刑也公晨出

跡事首閱州縣申牘或謂此所急公曰吾欲知部內
水旱盜賊刑獄爾不然吏將蒙蔽我清湘縣申東家
峒爲鄰峒所屠邑人大震恐公曰此峒民自相讐殺
爾蓋勿問已果帖然新化奉家峒其酋曰奉慶賢世
與省民王布有怨會布以事來衡陽慶賢嗾其徒殺
之道旁已遁去公命巡尉諭以禍福許東身自歸未
幾慶賢領其徒四人請臬庭下公命鞫治寘殺人者
于理迺白之朝謂慶賢世長徃同今又挺身詣官四
人已抵罪足償死者寃乞賞慶賢一死繫蠻徃心人
謂公是舉不失刑又不失恩於威懷谿峒爲得武岡

卒將宗等倡亂某與公叶謀屬權軍事兼吳使焉之
未幾衆三人首以告一路弭服改轉運判官以勤民
致疾嘉定十七年四月七日卒官年七十有一累皆
朝奉大夫夫人李氏封安人柔明靚莊有婦道執公
喪越暮亦不起子常道某官常德某官常先某官女
適某官趙與勲進士潘自慧將仕郎王濤與勲故正
惠公希懼子公在安仁正惠實爲守嘉其政薦之朝
且請昏焉孫伯方將仕郎仲方季方汝方一尚幼公
夷澹雅靖自幼師薨即息意榮官買園築屋扁曰退
菴蓋將老而休焉常誦孟子求在我之言以之明齋

當官而行無所回撓與人言傾盡肺腑不爲留藏田
方書疏或手筆酬答字畫妍勁可觀性嗜學官事暇
未嘗食頃去書尤喜賓接士尊酒流行娓娓皆文字
語某之族鼻于潭也適公未使間相過劇談公爲道
疇昔所聞於父師者窮日夜弗厭而闕其施置大抵
一以所宗本非若世之任情帥意者寬近縱嚴近刻也
三嘗以吏師目公及葬常道等請有紀焉輒次其事
如左而系以銘其世譜見於少師誌者今不著墓在
常山縣若干里長庚之原以李夫人附實寶慶某年
某月日銘曰

嗚呼少師事紫巖而友納湖紫巖不可見矣得
見少師猶可考中興人物之宏撫少師又不可
見矣有子如公尚庶幾識矣刑之遺餘昔話鶴
坡今銘馬鬣追懷曩游一飯三咽

秘書少監直學士院徐公墓誌銘

公諱鳳字子儀姓徐氏嘉定十二年先皇帝命給筆
札于王堂之廬時山東諸豪新有功未見跋扈狀公
言蓄毒所以攻疾而施之常服則元氣必傷虎不縱
之山林而豢之家庭又將噬人矣諸葛亮曰民困兵
疲事不得息則住與行勞費等爾今忠義之徒官共

家請誠不可已盍亦鼓舞歎動之俾常以逐比爲利
而不復懷巢南之安則責望於我者輕矣否則亟行
賈諛衆建諸侯之策爲置部落而少其力力少則易
使以義黨與散則無邪心他所箴砭時病甚衆公之
爲人覲樂和易蘭郁而玉溫見者知其將以文字瑞
朝廷也及是對出媿媿萬言其論山東事尤中的然
後知其有識治材非顛瑯鏤組織爲文人而已後六
七年李全執制置使殺之又五六年稱兵反死楊州
公之言遂無不驗而公之身已不見矣烏虜惜哉徐
在浦城爲著姓曾祖某祖某父某贈宣義郎母李氏

封太宜人公生四歲知讀書七歲能屬文十四五閱
古今書畧徧十九舉于鄉明年中進士第主漳浦簿
未上服所生父奉議郎陳公駿心喪祖母何夫人年
餘八十請監南嶽廟以養何夫人卒承重服服除教
授温州温多士爲東南最而好訾議難帖服公年甫
三十餘渾然端且重善開迪不嚴而威名卿大夫爭
遣子弟從之游至它郡縣士亦輻湊更三太守皆敬
公慈湖楊公簡謂可與語道秩滿得國子監書庫官
始公試博學宏辭垂中矣以一字疑而黜及是再試
又以一事疑而黜朝論雜然稱詘知貢舉曾公從龍

卽其僚薦于朝謂公詞精記博非作者不能及且聞
其始第再旬間局以便親養鄉黨稱孝焉文學行義
於是兩至宜被褒擢或籍記中書備異時翰墨選明
年除吏部架閣又明年除太學錄浮光虜騎退或謂
其國有內變且力弗支公因對言善爲國者不以敵
至而懼敵去而喜犬羊之性情偽難測逡巡而示弱
安知非見羸以誘我恭順而請和安知非遷延以款
我又論諸軍占破剋除之弊甚悉俄遷武學博士召
試除正字未幾兼翰林權直遷校書郎又爲郎祕書
內直如故自嘉定初用 阜陵故事以館職兼比門

至是凡三人矣而公於辭命最爲得體上將親策士
召使視草禁中諭之曰卿訓辭溫厚宜居代言之任
公頓首謝無何以疾請主管華州雲臺觀居數月起
知荆門軍未對番爲宗正丞兼司封郎官俄兼學士
院權直遷將作少監權直院先時乘輿出入他官攝
內命者不在屬車豹尾間至是有旨令扈從遂爲故
事兼尚右郎官王牒所檢討以父名辭改兼國史院
編脩實錄院檢討又遷祕書少監以疾請外直顯謨
閣知贛州疾革請致厥事直寶文閣進一秩未拜以
十七年夏五月二十有一日終于家年四十有八官

新敬大夫有內制十卷十箴一卷文集二十卷浦城
自國初楊文公首居翰苑以文章妙天下然同時進
者不少獨公巖然山峙自人主猶敬憚之世之稱公
不以其文而以其節公之十箴上自人主以及宮掖
下自公卿大夫規切畧徧殆有志踵武前脩者顧天
不假年中道以歿可勝歎哉夫人張氏封宜人後八
年卒子莘老從事郎平江府長洲縣主簿華老國子
進士夢發鄉貢進士女嫁儒林郎邵武軍泰寧縣丞
盧壯父公之墓在募太里池師原寶慶二年十一月
丙辰其壘日迨夫人歿舉以祔焉端平元年冬十二

月余始為之銘銘曰

璠璣質兮溫良富追琢兮辭章指鼇扉兮迅步
發大冊兮輝煌嗟文星兮蚤墜奄莫留兮明時
之瑞黷茲土兮埋光尚精莖兮寶氣

知慶元縣承議張公墓誌銘

昔者洙泗之教亦多術矣然綜其要歸不過曰學以
成性行以成已施之於政則以成物而已然豈有二
致哉脩乎內所以應乎外也裕諸已所以推於人也
故自河南以來數君子語知必及行論理必及事明
其本之同歎學者之交勉也若故慶元大夫承議張

公者其庶幾用力於此乎公名立清字叔澄其先自
金陵徙建為浦城人曾大考慶元即余所傳草堂翁
也大考孝廉考宋興贈承事郎妣徐氏贈孺人公少
孤力學以辭藝四舉于鄉中紹熙元年進士第主光
澤簿教授全州丞吉之安福用薦者改秩知處州慶
元縣以疾請主管台州崇道觀年六十四卒于家公
生紹興之季而長於乾道淳熙之間方是時子朱子
倡道東南海內學士至者雲集公數徃從之得其大
指及仕光澤又與隱君子李公呂游賓疑辨惑造詣
日深李公號澹軒子朱子之友也公之學淵源蓋如

此故見理明而自信薦終其身弗畔焉見於制行則以孝友忠信為本根潔廉勁挺為質幹親蚤歿恨養之弗逮也不茹其服美者終其身文兄未嫁捐所有資之一簪不自留少徙知先生徐君翺學徐喜公開敏歆以子妻之未及而死公與薦富室有將女之者公曰吾受徐公深知其忍負之邪仕雖久家亡旬月儲歲莫貧且迫里人有欲餉之者公曰得錢固所欲然非吾本心卒不受嘗被激試士三山時偽學之論方譁同列以是廢策士子希主司意爭詆訾先儒公獨取持議不阿者與其選時提刑兼帥事亦附黨論

者顧謂公有守數重之陳丞相自強嘗杖文于建公其所取士也及為僚昭武老矣無刮目者公獨事之唯謹陳去而驟責銳歆鉤致公公弗屑陳語人曰張叔澄太彊瓊不可收拾親故或以尤公及陳敗始歎服其施之政則自始仕以勤民為心歲大饑郡屬公行振卹事措畫有方人賴以全活安福有廣陂既田以為煩中廢壞豪右私其利公請于郡而復焉扶杖躡屐往來泥濘中居半歲陂成田以常稔會峒蠻竊發燬永新蹂龍泉距縣不百里公佐其長聚兵以防蠻訶知有備引去俄傳寇且至同僚有懷印歆遁者

公曰寇來否未可知吾曹一挫足亂先作矣有與秉
炬徧諭居人俾勿動而傳者果妄郡檄公行抵永新
既至見餓民纍纍請加振卹未報而命公督其租公
歎曰此豈催科時邪則以諭于以于提點刑獄得勿
督漕司歲糴諸郡公謂兵事未息白使者請罷之民
運酒息錢以數十萬械繫至死不能償又白弛其負
誓免聽公之為人懇惻明辨故志常伸於上而惠得
及於下使雖而大之其澤物可稱數乎汀有疑獄屢
成而屢變公被臬司命鞠之未至一舍所徼服徒行
訪于野間具得其凶負冤狀至欲破械將釋之吏于

不可公弗聽巡行及初鞠官惧得失入罰則以為
賞詆公公曰吾欲雪無辜爾賞非吾志也未幾真邪
人者獲于他邑公亦絕口弗自言其後臨川有獄久
不决前鞠者既得其情囚默甚使者臨問則空耳以
然陽若不聞者數問則指其再使者疑且怒以覆訊
諉公移書郡檄俾諭意苟活囚將薦之公平心淑問
以如前鞠報囚竟伏其辜公之治獄於直生者生之
雖官吏交怵弗為動也宜死者宜之死雖臨之以部
刺史之威誘之以薦舉之利弗顧也使進而司天下
之平其肯執法以殉人阿意以質寵乎晚李慶元甫

至而目青作然兩造在庭猶譁之至前見女語之人
人得吐情實更束手不能銖髮欺去之日送者至泣
車下嗚呼嗚公之行與政若此其不自學出歟然則
世之以知行爲異路理事爲殊方者其又可信歟惜
也蓄之多而用之弗遑故其事業僅爾然嘗考聖門
之學以及諸身爲本故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
莫已知求爲可知也若公者能自立而有可知矣至
其位之卑而知者少此則聖賢所不能必况於公乎
由是言公其可以亡憾公配徐氏封安人子云堅
皆世其學女妹進士余雅仁孫三人公之沒實嘉定

十一年正月九日以十四年十二月葬子縣北十里
致孝嶺先塋之側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一年蒙知獎
辱開教極不淺猶記公未病時飲酣激烈或歌草堂
翁炭隱之詞以自侑聞者爲踈踴起立蓋一世豪士
也退考其平生踐履不失尺寸是則宜銘銘曰

志之穹氣之雄歛而歸之法度中不歎卑不憂
貧中心耿耿常在民若有爲卒莫伸吁可悲託

斯文

通判和州葉氏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文炳字晦叔世家河南後有以客省使

刺泉州者過浦城睹山川秀異因居焉曾大父仲通
大父顯仁當范汝為倣擾募鄉丁保里社人高其義
父夢齡贈宣義郎公少刻意問學再舉于鄉登淳熙
甲辰第調晉江簿運次家居致書請益於文公朱
先生及至官文公自漳浦還以居官臨民之法告語
甚悉願公師管為守事多能之決汀漳境上豪民相
為敵讎帥趙忠定公選官撫諭衆皆憚行公獨毅然
請往既至折之以理諸豪弭伏遂以無事嘗攝獄官
有商胡坐重辟實緣納賂以求免又攝舶屬有海商
坐罪亦以白金因公里人以求贖公一拒絕且斥里

人不復通泉多公卿貴人州縣例承迎不敢忤公遇
事問理如何不以執故有所遷就會詔內外從臣舉
可為職事官者願公以徐誼陳傳良等應詔而公與
焉秩滿調劍浦令改閩縣丞未上服母孺人鄭氏喪
哀毀如禮服闋調錫州錄參獄舍故湫隘遇暑溽囚
多疫公白郡一新之由是無病死者嘗言獄事至重
當顧理是非不敢以上官喜怒為輕重前後兩太守
寬嚴不同公砥其所偏仗助之郡正賴以平允漳浦
吏謀奪民楊氏家貲械制獄累歲弗決公一閱得其
情坐吏以罪而還其貲楊氏宗子有橫取僧財俾頌

非命者憑藉巨援祈苟免公毅然力爭卒正其罪即
失公用器下掌吏于獄推鞠吏覘守意欲鍛成之公
以迹狀未明請緩其事久之盜者得守愧謝邊事作
調兵于州營卒憚行頗洶洶公諭之曰國家養養汝
曹久宜奮前戮力國有厚賞何闕爲今當白州優爾
賞給遂聽命無敢譁改秩知仙游縣初至決壘年滯
訟於旬月間既又括廢寺田增廩以養士像故相兼
正簡公于學與森忠惠病祠富室有據官地及寺田
築堤植楮立屋于上妨民水利者累政不能奪公以
聞于部使者劣治之撤堤伐木以復灌溉爲農人利

至今民有陳姓者出六錄匠飲博致爭匠醉夜歸踏死
于道縣檄官驗其屍死皆謂陳實歐之死公疑之研問
數四得其情請聚官口覆驗果因跌以死差役久爲平
民害公勸立義役均產通差有爭于庭者一裁以法
故例將迎工役責之僧刹公在官秋毫無所專配其
潔已愛民初終一意不易與同官語母曰貪汙自多
欲尚侈始小官俸廩幾何百爾皆欲如意不受賂安
從得清心寡欲正本澄源乃吾儒功用秩滿造朝會
有旨許曾作縣人言事公條人才臧否戰艦姦弊楮
券便宜三事以獻通判和州將之官宣義公卒居喪

之明年亦以疾終寔嘉定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年六十有七官至奉議郎賜緋魚袋娶張氏封孺人子男三惟寅惟清惟允孫男六回孫桂孫榮孫莆孫賴孫恪孫皆待補太學生孫女三長適中大夫致仕楊公圭之孫繼祖次適漕貢進士趙宗滋次未行予之生後公二十有九年嘉泰甲子同試士三山相與厚甚每心敬其爲人及公歿惟寅請銘時方之官自南未及作後十有六年公始葬于登雲里下沙驛之側惟寅又請銘適予再守泉行有日念今不作無時作矣乃系其事而銘之銘曰

斷斷乎其誠且直也廩廩乎其廉且白也退嘿以自將樸乎其不外飾也仕雖不逢有可尚之德也後將考公眠此石也

朝散大夫知常德府鮑公墓誌銘

予聞禧中自延平從事入連帥幙府時鮑公粹然寔掌機宜文字雖言論多與物忤實質直無他腸當官不畏疆禦而未嘗爲鷙害之事予常憂其劬苦不可與世耦既而去爲兩州終以落落坐紕歿于家後二十有七年公之子友龍來浦城相與話疇昔回念在三山時公之爭議上官前棘棘不阿與呵斥姦黠吏

奮髯裂眦皆氣象猶凜乎其在目也吁氣稟之性或素
或剛世無孔子退由進求之教士各以其天資從事
類不能無所偏然剛者終爲近仁而闕然媚世者鄉
原之行也友龍以銘請予不得辭公字醇父其先自
開封徙越又徙括爲龍泉人曾大考安德大考貽周
俱以行稱于鄉考護贈朝議大夫妣王氏贈宜人朝
議嘗一與計偕即不事選舉退而自脩于家里有訟
爭縣大夫屬以平決鄉民有過不畏有司之法而畏
其一言公少敏悟刻意經學踰冠入太學淳熙辛丑
爲進士調徽州司戶參軍先是歲受租吏因緣爲欺

多過取民困甚相與愬于州守以委公遂頓革前弊
常平使者命覈一道儲積虛實公驅馳幾半歲盡得
其利病以聞事多施行再調汀之上杭令邑多彊劫
盜公察其故率大家爲囊橐每捕獲必窮竟根穴所
在痛懲之盜爲衰息士風故陋甚公得三山老儒俾
職教導士始知所以孝邑有旱溢公禱于定光佛祠
輒應它日詣州州父是父老白守請公以禱而立至
州人歡呼稱爲上杭兩州有疑獄久不決臬使辛公
弃疾語其屬曰自入境惟聞上杭令解事盍以委諸
公一閱具得其情囚以不寃橫死用舉者改宣教郎

知嵯縣服朝議府君喪弗果上服除知建平縣屬歲
饑疲精振卹邑人德之而同僚有私請不遂者毀公
于使者坐劾以免父老避留係道復知吉之萬安始
至爲文戒吏民以遷善遠辜上下相安牒訴日稀因
固數空田里間無吏一迹吉之士風爲江西冠獨萬
安數十年無登科者公篤意教養士之能爲文者必
加優獎由是競勸于學比再歲第奉常入太學者始
相踵繡衣行部郡縣望風震竦供張爭務華侈公獨
戒吏砥舊比毋輒加使者始不能無忤終以此知公
及來閩中九屬郡利若害與軍情民隱之實吏欺謾

誕罔狀必具以白師何觀文瀆薦之朝謂公於剔蠹
去弊功爲多知融州融介居群蠻中時比邊繹騷徑
寇乘間竊發距城數十里有罹其剽焚者公嚴立賞
格督兵以捕而逋逃竄逸莫得要領徐察之乃其酋
陰餌郡胥伺州家意嚮爲出沒公發其姦鋤治之寇
亦隨弭諸使者舉公治行爲西廣最入對極言攝郡
之弊上嘉納焉擢知常德府湖陰俗尚妖祠用人於
淫昏之鬼蹤跡詭秘不可詰公閱他訟見民有橫死
者疑爲祭鬼即命審覈伏其辜焚祠毀像由是訖息
公之在官重湖鏡清商舟安行庭訟弗留吏襲掃迹

諸使者狀公治行朝廷將就畀以節而兩臺吏憚公
威嚴協力排詆竟以劾免浩然東歸岸巾扶杖放情
山水間與樵收相爾汝十年三續冲祐祠以某年月
日卒年七十有三官朝散大夫娶張氏先公二十四
年歿贈宜人子應龍光公卒友龍今從事郎監潭州
南嶽廟從龍登龍皆進士煜出繼長女道朝散郎則
判鎮江軍府事梁正已先卒次適成忠郎監徽州績
溪縣酒稅何處介次適進士徐安禮孫男七人女子
一人公性任真無矯飾友朋有過必直辭規切之是
非可否惟義所在真勢不能奪為公家惜財曰此吾

民膏血吾不忍妄用卒之年十月五日葬于福山在
某鄉某里銘曰

有薨兮佳城偃月象兮福其大名公之居兮未寧
以燕以麻兮後人其興

宋集英殿脩撰王公墓誌銘

昔先皇帝初踐阼不自神聖虛懷任人韓侂胄以威
畹出入禁中倚御筆徙兩諫官遠已者將陰竊國柄
集英殿修撰王公時為學官深憂之會有詔求直言
亟上封事援呂公著張舜民李光九三出臺而同列
交章申救乞去力言紀綱所係憂在社稷以冀上意

寤感實紹熙甲寅冬也仇胄自是專輒蘇師旦復以
人奴愴黠之尤狐媚取旄鉞益張皇之而韓之門薰
灼矣群私人一律附和獨公在外不馳書仇胄居中
則名不上師旦賓謁侃然無所回撓及丙寅開邊公
以即面對首陳用兵之禍有三可慮乞宣諭大臣不
宜輕舉又以不集議書詆仇胄遂撥怒群小於是殿
中侍御史徐榘上疏牽姚愈前論公廷對扶植道學
語及附趙汝愚爲學官與袁燮孫元卿以道學溺士
心坐之資淺斥矣明年兵敗獄起殛師旦竄鄧友龍
仇胄又伏誅朝廷思公言驛召入對首論人主之權

莫大於自用而亦莫難於自用所謂難於自用者以
左右前後浸潤膚受之不可隄防而非以外朝獻替
繳駁論奏之且爲侵奪也小人見人主聽細之專綱
維節奏未易撓紊則亦不敢萌干請之私矣天子憮
然終不肯自用史彌遠遂以一相顯國會不兩詔百
官指陳闕失公手疏歷論時政推本洪範僭常賜若
之證數羅日愿糾合爲變謂下人謀上虜修好增弊
而猶缺望謂夷狄亂華內批數出謂左右干政諫官
無故出省謂小人間君子皆謂之僭一僭也足以
致天變而况兼有之哉宰相職在燮理陰陽而不兩

久於漢法當策免乞令彌遠終喪擇公正無私者置
左右引王呂蔡秦覆轍為戒東宮得副本觀之且咋
舌危公公自不以為忤後張允濟以閣門宣贊舍人
兼權臨安府鈐轄公謂此細事也而用權臣例破祖
宗制不可封還詞頭先是丞相語公此中宮意公不
顧丞相復詰公公正色曰宰相而逢宮禁意嚮給舍
而奉宰相風旨朝廷紀綱掃地矣數日徙起居舍人
自是外補訖不復還國某嘗讀公甲寅封事及所手
示已已奏彙竦然太息曰漢汲長孺本朝王元之其
人也自公之言不行於慶元初故仇胃誤國而天下

一壞矣嘉定復不用公言彌遠以行其私二十六
年之間斲國家元氣殆盡士大夫無復知愧耻而全
人希少至于今民悴矣恣盜賊作而戎狄侵侮天下
幾於再壞端平更化明天子方衆一世之才併力作
新之而如人沉痾之疾未可以一朝起也嗚呼公之
言於是大驗矣公諱介字元石世家於吳後徙婺之
金華曾祖矩祖敏秦州助教考嵩卿通直郎贈朝奉
大夫妣杜氏贈太恭人公以紹熙庚戌龍飛進士第
三人及第積階自承事郎以恩需磨勘七轉至朝奉
大夫歷任僉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入為國子錄太學

博士引親嫌通判紹興府知邵武軍罷奉祠知廣德
軍丁大夫公憂服除知饒州未上再入爲秘書郎度
支郎官罷再奉祠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
坑冶鑄錢召除侍左郎官兼右司兼太子舍人兵部
郎官兼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兼太子侍講兼國史
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國子祭酒充金國賀生辰接送
伴使秘書監兼太子右諭德宗正少卿兼權中書舍
人起若舍人除右文殿修撰知嘉興府集英殿脩撰
知襄陽府京西安撫改知慶元府兼沿海制置以疾
奉祠遂致仕公之外賦政也以化俗興民憂貧安富

爲先務於刑惟恐傷人於訟先教化而後爭奪於賦
役度不可蠲者期會於民行之備水旱荒饑甚具雖
有不爲蓄持大體不求顯顯名故在廣德民得爲良
民士得爲良士大夫公疾聞郡爲禱祠曰無使我慈
父去去而人懷之其治嘉興也如治廣德爲慶元又
推而大之減耗剩折價分三等汰橫江宿毫屯駐兩
指揮罷生酒局戢豪家據海岸漁鹽之利至今爲便
其在朝廷每有大議論大更革大廢黜大災異推事
建言無顧忘心在宵監惡士急急聲利嚴規矩出入
日進諸生堂上質問或造諸齋扣擊其進否士風丕

變蜀孫望之載父母萬里來受業公廉而教之果擢
上第徐邦憲周端朝公所拔取皆為聞人在青閣專
意輔導講說琅琅皇太子聽不為疲內春坊一日督
官媒氏擇配公聞之白廟堂請選之故家以正厥始
嘗聞宴張燈火上書切諫欵約宮僚分日宿直正故
之又嘗為接伴使回奏兩國通名而本朝不通諱乞
釐正以全典禮所見淮饑民劇盜因一一白之曰不
可使吾君不聞也其任封駁持法度抑汙吏闖人戚
却恩倖不卹怨又言二史不立前殿非是某嘗聞先
廟違豫久不覲重華不都人洵洵公自雪川走書諷

趙公汝愚宗臣也宜率百官守和寧門以俟六飛之
動明年率學官上疏言壽康年七十親挈神器而授
之陛下孝養可久闕乎內涉宮壘旁斥黃門且言脫
壽康壽壽因此不安一負此名萬善莫贖蕭牆敵國
有一不軌扶義而來何以自解未幾重華天崩力請
視欵以為自有天地未有無主之喪者激切痛懣人
哀其言之忠又聞晉正嚴相之日傅伯成既遷之時
正邪特未定公奮然而言於上曰進退大臣不可無
辭以示天下深折佞邪窺覷之萌已而追數姚愈沈
繼祖黨姦罪狀惜四給事一諫大夫以言事沓去焉

詹阜民李燾劉宰俱可以錄用人又稱公於賢不肖甚別白也此公之事某所見聞而縉紳間以為難能者使公仕得其時不再與權姦接迹將盡發所學以著之用有益於國豈淺淺哉可嘆也已蓋公性孝忠始受學於東萊呂成公接中原文獻再娶鄭夫人其考知樞密院益國公僑貴婿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又探兩丈人間學源委其本末統紀繩繩如一貫始對大廷危言正論卑昴錯公孫洪不道而蹇蹇然有劉蕡風烈光宗覽而親擢之其間極論自古朋黨之禍引漢南北部唐牛李以擬今事勢又言人主而不

尊道學士大夫而不明道學天下為諱則何以立國厥後見之言論政理皆由此其出也公事親孝大夫公嚴常遂其志杜夫人早歿公不得就養祿入輒對之流涕斥房闈所有嫁二妹田廬悉懸之弟初得任子恩又官之周族黨弱困不計有無嘗欲效范文正公為義莊而未能友朋急援之不待告所交皆吉士端人凡所汲引人不知其所自日所行事夜則筆之於書曰將以檢身也故行誼終始無玷公生於紹興戊寅正月以嘉定癸酉八月卒于正寢享年五十有六初娶于氏知潭州湘鄉縣諱汝功女也追贈恭人

繼鄭氏今封令人子男一人塋以公遺澤補將仕郎
第庚辰進士今為朝散郎知邵武軍孫一人同祖公
歿之明年塋邑之赤松卿賣石山又十三年塋哀公
平生所為詩文奏議外制等二十五卷春秋臆說十
卷通鑑解標自魏文侯至西漢末十五卷皆發明成
公標題本意為渾尺集蓋公嘗自號渾尺居士取后
山詩雖有千丈清不如一尺渾意也又擬其大方為
家傳傳成來西山謁某銘其墓某嘗侍公同朝甚喜
辱公之知知公之詳塋又從余學謂余言取信來世
余又何辭辭之屬時多端乃手題家傳而先歸之後

九年某入翰林為學士始克為之銘然每嘆公由大
藩而少宗正自西掖而右柱史其難進易退如此歎
為公與祕書監紫公中行併請于朝乞行節惠之典
狀成且上噫若公者允謂世之正人國之名卿矣銘
曰

彼婉孌輩	迫怵患害	我石不轉
惟義所在	彼酣秦徒	爵祿染濡
我金不鏽	惟道與俱	權門熏灼
砥礪鋒鏑	孤忠對越	遑卸履却
孰持宰柄	利誘衆正	危言弗避

謂有義命

直大而方

庶幾見剛

不容何病

安於淮陽

玉雪其躬

無玷始終

並游地下

東萊成公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第四十六

